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四年

第一四八二次会议

一九六九年六月三十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482).....	1
通过议程.....	1
中东局势: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284).....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四百八十二次会议

一九六九年六月三十日星期一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米格尔·索拉诺·洛佩斯先生**
(巴拉圭)。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中国、哥伦比亚、芬兰、法国、匈牙利、尼泊尔、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西班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赞比亚。

临时议程(S/Agenda/1482)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284)。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284)

1. **主席：**根据暂行议事规则和惯例，在经安理会同意下，我提议，邀请约旦和以色列代表参加这次辩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M. H.* 法拉先生(约旦)和 *Y.*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

2. **主席：**我想通知安理会，我刚接到阿拉伯联

合共和国代表的要求，要求准其参加这次辩论，但无表决权。按照惯例，在经安理会同意下，我提议邀请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M. A.*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

3.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约旦代表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信[S/9284]中提出的议题。他在信中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审议关于耶路撒冷的问题。

4. 对此，我想提醒安理会：联合国秘书长根据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安全理事会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于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了一份报告。秘书长的这份报告是作为S/9149号文件分发的。

5. **法拉先生(约旦)：**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召开这次紧急会议向你及安全理事会各位代表表示约旦政府的谢意。这次紧急会议要讨论的形势，不仅威胁着耶路撒冷的信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约旦公民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而且也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

6. 由于以色列一再地违反停战协定和破坏停火，在最近的几周、几个月里，我们本有许多正当的理由到安全理事会来申诉。我们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真诚地希望创造有利条件，促使安全理事会四个常任理事国的和平努力成功。约旦方面的这一态度丝毫没有阻止以色列人的侵略行动，也没有减弱其实现扩张计划的决心。

7. 然而，我们现在不得不就耶路撒冷问题到安理会来。

8. 在现阶段，我们不向安理会提交有关以色列每天进攻约旦的简要材料。你们诸位都熟悉那些情况。诸位知道，炮击我国北部和南部位于约旦河东岸纵深的村庄，已成为以色列武装部队每日的例行活动。诸位知道，占领区的人民，几乎没有一天不遭监禁、受折磨、被残杀。破坏活动和不安全感与日俱增。对以色列的每个无法无天的行为，安全理事会都有理由采取行动。

9. 但是，我今天不想谈那些问题，尽管他们很重要。我今天到安理会提出的控诉仅涉及耶路撒冷地区。

10. 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通过了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宣布以色列所采取的所有趋向于改变耶路撒冷法律地位的立法、行政措施和行动（包括没收土地及土地上的财产）为无效，同时紧急要求以色列取消已采取的所有此类措施，并立即停止采取任何趋向于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进一步的行动。

11. 安全理事会在这一问题上的行动是遵照大会第二二五三（ES-V）号和第二二五四（ES-V）号决议而采取的。这两项决议是大会以九十九票赞成通过的。

12. 以色列对安全理事会决议第一部分的反应是什么呢？以色列当局至今没有取消已采取的任何措施。他们继续对抗决议，继续违反决议。

13. 当英国作家迈克尔·亚当斯问一位以色列高级外交官，把犹太人的统治强加于耶路撒冷阿拉伯区就是对抗联合国几乎一致通过的重要决议，这是否使他感到惊恐时，这位外交官回答说：“一点也不。联合国决议算什么？不过是九十九张票，九十九个发言。还有什么别的？”

14. 秘书长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提交安理会的报告〔S/9149〕中通知安理会：他已致函以色列常驻代表，要求以色列提供必要的情况，以便秘书长履行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所委托的向安理会报告的任务。以色列的答复是否定的。

15. 该决议的第二部分要求以色列当局立即停止采取任何趋向于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进一步行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以色列当局通过并颁布了

所谓的“法律和行政事务（条例）法”〔S/9149〕。这一法律的明显目的，是要完成以色列单方面地并吞耶路撒冷和周围地区的过程。因此，以色列对安全理事会决定和大会决议的这种反应是对联合国和世界舆论的藐视。

16. 人们会回忆起：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以色列内政部长颁布了一项法令，非法地把耶路撒冷的市界扩大到包括许多完全由信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约旦人居住并为他们所拥有的村庄和邻近地区。这一法令的明显意图是要按照以色列的计划制造一个大耶路撒冷作为大以色列的一部分。这项新法律认可了原先的领土并吞和以色列的目的，即，把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居民和机构吸收进以色列生活，完全改变耶路撒冷的特性并造成另一个既成事实。

17. 新法律不能够和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的叫做“法律和行政法令”的法律割裂开。该法令规定，以色列的法律、司法和行政应当适用于政府命令所规定的以色列国的任何地区。新法律不应当也不能够和根据那项规定所发布的命令割裂开。该命令说，将来归以色列管辖的那块地区应当包括旧城、苏尔·巴赫尔、一直到卡兰迪亚机场，连同斯科普斯山及其附近地区，以及哈尼纳和舒法特。这已被秘书长的私人代表台尔曼先生在S/8146号文件里所证实。该文件第35段说：“以色列当局毫不含糊地声明，统一的过程是不能改变的，也是不容谈判的。”

18. 那项早先制定的法律为完全并吞耶路撒冷铺平了道路。我几乎无需提醒本机构，所有这些法律都曾被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和七月十四日大会第二二五三（ES-V）号和第二二五四（ES-V）号决议宣布为无效。那是从地理上并吞耶路撒冷阿拉伯区的法律。因此，颁布新法律是为了完成并吞的另一阶段。它涉及到耶路撒冷城阿拉伯公民的财产、居住以及经济生活问题。新法律趋向于使所有原先的阿拉伯生活服从以色列法律，并逐渐消除耶路撒冷的全部阿拉伯特性。

19. 现在来研究一下新法律的某些条款也许是有益的。第二条（关于圣地）没有提到“沃克夫”——“沃克夫”是慈善基金会——从而使“沃克夫”的财产受新法律的条款的约束，并服从其中的专横措施。我

们的“沃克夫”是穆斯林宗教机构，在东耶路撒冷有很多土地。以色列当局不明文规定把“沃克夫”置于“在外者财产法”的约束之外，就使所有这些财产可能被没收。由于财产所有者不住在那里，情况更是如此。

20. 第三条至第五条是关于耶路撒冷阿拉伯区的非在外地主财产的地位问题。对此，用了两种标准：一种是对阿拉伯人的，其实是对所有非犹太人的；另一种是对信奉犹太教的以色列人的。一九五〇年以色列“在外地主法”的规定仍适用于耶路撒冷城里和城外的阿拉伯人。人们也许会回忆起：根据该法律，任何在一九五〇年不住在以色列的人，都被列为法律上在外，其动产和不动产就由“在外者财产保管者”处理。

21. 由于在被占领的耶路撒冷每天有人因政治上的原因被逐出家园，以色列人根据那项法律就能够没收约旦人的财产。该法律曾使以色列能没收一九四八年难民的土地和财产，现在以色列又在利用这项法律来没收目前在耶路撒冷拥有土地或企业但住在耶路撒冷附近城镇里的那些人的财产。

22. 另一方面，以色列人却不再被认为是在外地主。第三条至第五条准许耶路撒冷和以色列任何地方的以色列人占有他们在一九四八年前在耶路撒冷阿拉伯区拥有的财产。然而，没有制订类似的条款来保护城里以色列区内阿拉伯公民的权利。事实上，他们的一些财产已被没收了。这种措施表明了明显的宗教歧视，并着重表明了：给予犹太教徒的许多特权是不给基督徒或穆斯林的。说到这里，我必须强调，耶路撒冷旧城的犹太人的财产不超过百分之二十六，其余的在法律上都是阿拉伯人的。

23. 第六条至第十一条旨在使阿拉伯企业无法保持独立性和特性：它们旨在使阿拉伯企业服从歧视性的以色列法律，服从与以色列商号和机构的强制性的合并。很明显，以色列人不把圣城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方面完全吸收进以色列生活，是决不会罢休的。

24. 因此，在阿拉伯企业家面临种种困难时，合并、附属或过户到以色列商号已那么容易办到，只成

了手续问题。换句话说，该法律要求耶路撒冷的约旦公民放弃约旦法律赋予他们的既得权利，换取以色列当局可以任意否定的那点特权。

25. 在耶路撒冷有一百八十多家阿拉伯公司和商号，雇有四千多人。按照所提到的这些条文，这些代表耶路撒冷阿拉伯区经济生活的商号面临着两个选择：或全部为以色列经济所吸收——这已遭到业主和股东们的一再拒绝并被联合国决议宣布为无效——或自动结业。许多应在耶路撒冷登记的公司约旦各地都有分公司，并且这些公司的业主和股东也居住在约旦各地。执行这项法律的结果可能会完全割断这些关系，并把耶路撒冷和约旦的其余部分隔离开。其最终目的就是迫使那些非犹太人离开家园和所热爱的圣城。包括耶路撒冷商号董事会成员在内的企业界许多杰出人士都已在不堪一驳的借口下被赶走或被迫离开，这样他们就可被认为是在外业主。

26. 第十二条至第十四条把这些条款运用于阿拉伯合作社及其转成以色列合作社的问题。第十五条剥夺自由职业者和手工业者从事其职业和行业的权利，除非他们服从一九六八年劳工组织法的规定，领取以色列执照。按照新法律，任何人如果和阿拉伯兄弟联系而不和以色列人联系，就无法靠自己的职业谋生。因此，这些约旦公民要忠于自己的国家就会失去自己的谋生手段。

27. 我可以继续引证更多的例子，说明以色列完全无视安全理事会的意志而制订的这些无效的条款的恶毒企图。我可以引证第十六条，该条强迫律师和法官违心地加入以色列律师协会。这一措施的主要企图是迫使人们效忠于以色列的目的。我可以引证第十七条，该条规定任何专利权——无论是一项发明或一家商业企业的专利权——必须按以色列法律进行登记。这是一条企图抹杀阿拉伯特性，发扬以色列特性，尤其是保护以色列专利权的条文。然而，我不再详述这一分析了。只需指出：整个这项法律是违背人民意志的，是强加于他们的；它违反安全理事会对此问题的决议，违背国际法和完全无视日内瓦公约的。该法律是无效的，无法律根据的。

28. 正如我早些时候所说的，我们本来不想在

目前来安理会。我们决不想损害本机构四个常任理事国的和平努力。我想再次强调，支持任何和平努力一直是我国的政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国政府在与联合国的努力进行合作时从未犹豫过。我们确实已和安全理事会的四个常任理事国进行了合作。但不幸的是，他们的努力至今还没有产生任何有希望的结果。我们一向鼓励所有旨在给我们这块多事的地区带来和平的一切努力。这与以色列的态度是一个明显的对比。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曾多次说过，在这里我引用的是耶路撒冷邮报一九六九年六月二日（周刊版）：“只有以色列才能判定什么对其安全最有好处。我们必须生活在我们，而且只有我们自己，认为是安全的国界以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色列已竭尽全力破坏联合国争取和平的努力。它甚至利用这种努力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以便给世界造成既成事实。的确，当以色列每天都在破坏停火，对抗安理会的意志，漠视联合国的指示的时候，谈论和平有什么用呢？按照联合国宪章负有特殊责任的那些大国应该坚决主张结束以色列的这种蔑视行为。和平努力已被用作以色列继续侵略的挡箭牌。

29. 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后不久，联合国争取和平的特别努力就开始了。然而，与此同时，以色列也开始了肆意破坏的过程，以改变旧城的全部特性及其居民的生活方式。包括耶路撒冷市市长在内的领导人、医生、律师和企业家已被赶走，几百幢房子被夷平，几千个人被逐出家园。

30. 根据本周收到的消息，以色列当局对位于耶路撒冷北面阿纳塔难民营的居民下达了一个通知。通知说，他们应准备在几天之内被迁移到杰里科附近去。我们的消息是，对这些居民的第二次迫迁是他们将被赶到约旦河东岸去的前奏。更多的人在被逐出家园和驱逐出境，更多的房屋在受破坏，而他们却侈谈给这个和平之地带来和平。

31.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我国政府就以色列在旧城内没收土地和建筑物一事向秘书长送交了一封强烈抗议信[S/8642]。当时，对这个小小的居住区的闪电战——值得记住的是，整个有城墙的耶路撒冷旧城的面积不到一平方英里——造成了一百多座建筑物被毁坏，一百一十六杜努姆土地，包括七百座二至四

层高的建筑物被没收，其中有五百九十五座归阿拉伯人所有。被没收的房地产中包括四百三十七处营业场所和一千零四十八套房间，住五千多人。

32. 最近，步伐又加快了。就在本周，纽约时报报道说，以色列正在撵走更多的住在哭墙附近建筑物里的人。这些建筑物包括一座清真寺、一个宗教法庭和一所穆斯林学校。显然它们现在将被用作以色列保安部队的营房。

33. 以色列当局进行其破坏活动时是那样飞扬跋扈，令人难以置信。很少提前通知，甚至根本不提前通知就把整家整户逐出家园；不许记者进入现场；使用了武力；然后，损害之后又加侮辱，他们提出了显然是伪造的理由来掩盖这些非法行为。说什么这些建筑物地基上有裂缝，对“公共安全是威胁，”等等。但是，试问：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房子——其中有的自十三世纪起就在那里——在以色列占领两年后，竟突然出现大裂缝，因而被宣布为对公共安全的威胁，这难道不令人奇怪吗？问题的真相是：以色列想夷平这些建筑物以便露出哭墙可能有的延伸部分。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利用了种种捏造的借口。正在阿克萨清真寺附近进行的挖掘工作也是如此。请问：如果那里也发现了裂缝——如果允许这样做，无疑也会发现的——那将发生什么呢？是不是这个举世无双的、伊斯兰教中第三个最神圣的清真寺——阿克萨清真寺，也要被宣布为是威胁而遭毁坏呢？限度在哪里呢？或者，是不是要让以色列放手地继续“发掘”，继续抢劫掠夺和肆意破坏，继续亵渎圣地，继续粗暴地无视他人的权利？只有在座的诸位代表能回答那些问题。先生们，我提醒诸位，时间不多了。就在我们开会时，推土机正在耶路撒冷旧城肆虐。我在今天早上的信[S/9289]中提交了一些照片。这些照片说明了以色列正在用推土机夷平在耶路撒冷的毗邻阿克萨清真寺西墙的阿拉伯人的房子和穆斯林圣殿。这场破坏从旧马格拉比区开始到哭墙前的广场为止。这些照片是不言自明的。诸位代表很快——如果不是今天的话，也许是明天早上——就会拿到这些照片。这是残暴和非正义的活生生的例子。就在我们开会时，推土机正在耶路撒冷旧城肆虐。以色列人谈什么“恢复”。但是恢复什么？恢复所罗门国王时代的耶路撒冷吗？如果他们继续这个

疯狂的、完全非法的勾当，他们将不仅使千万生灵涂炭，而且将破坏世界上一个最美丽的、最神圣的地方的基本特性。

34. 前面，我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以色列人没收了东耶路撒冷及其北部郊区的八百二十七英亩土地。以色列人正加速完成今后四年内在东耶路撒冷增加四万犹太定居者的计划——这里，我引用的是东耶路撒冷出版的题为耶路撒冷的再殖民的文章。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以色列国土报报道：将在耶路撒冷东部，即阿拉伯区，建立八千多个单元的房子。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以色列扩大报报道：——到目前为止，我引用的只是以色列材料——在一次一直开到凌晨的会议上，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市议会批准了一份新的城区划分图，规划了直到一九八五年的城市发展。那份新地图把耶路撒冷规划为从伯利恒到拉马拉的一个地区的中心。该地图包括新的运输网、商业中心区、保护名胜和把以色列人发展至五十万的各项计划。

35. 请允许我提醒安理会各位代表：在一九六四年，甚至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占领前，同一个市议会就已批准了一份包括耶路撒冷阿拉伯区的城区划分图。现在，以色列正制定计划使整个区域从伯利恒延伸到拉马拉。以色列人不隐瞒这一事实：旧城中的犹太居住区将有朝一日超出原来范围。以色列市长公开谈到使旧城中的人口“稀疏化”——这是他的原话。这些话表明：把阿拉伯人驱逐出境，赶出家园，毁坏他们的房屋，是以色列当局正系统地推行的一项既定政策的一部分。

36. 以色列的这些恶毒图谋不仅涉及到这个地区的阿拉伯土地，以色列也曾企图夺取世界路德教联合会成员在奥古斯塔、维多莉亚医院附近的一大片产业。这些成员又是抗议，又是抵抗，但问题依然存在。无疑，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很难以公共安全或恢复古迹为理由了。

37. 讲到这里，值得指出的是：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的破坏活动并不是没有遇到居民的抗议。曾经有过罢工和示威，甚至更激烈的抵抗，这些都嘲弄了埃班先生一九六八年四月三十日给安全理事会的信中的说法。他说：“过去是敌对的隔绝，如今是和谐的结合；

过去常有暴力威胁，如今全市一片和平。”〔S/8565〕以色列市长科勒克先生却泄露了更多的真相，他承认：耶路撒冷两个部分的合并是个“彻底失败”。

38. 一九六七年六月，以色列扩大了耶路撒冷市区之后，通过了旨在并吞这个城市的法律；虽然联合国谴责了这个行动，宣布此法律无效，并要求以色列取消这项法律，但以色列并没有这样做。去年五月，安全理事会审议了这个问题，对以色列不服从决议表示遗憾，宣布以色列的所有措施无效，并要求以色列服从决议。以色列的回答是更多的违反和对抗行为和制定我所提到的那项新法律。

39. 新法律旨在摧毁这个城市的阿拉伯特征，把阿拉伯生活和机构吸收进以色列生活，抹去阿拉伯经济独立的所有痕迹。我们认为：如果以色列旨在制造既成事实的行动仍然不予制止的话，创造和平的必要前提是不可能的——我再说一遍，尽管我们是尊敬诸位的，我们认为，创造和平的必要前提是不可能的。

40. 安全理事会今天的行动将决定将来的道路。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安全理事会将在我们多事的地区内面临更多的冲突。我作这种预言，因为安理会是在和似乎为胜利所陶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打交道。先生们，你们是在和矜夸武力迷了心窍的人打交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看来他们甚至对自己的行动感到自豪，这些行动违反了人的基本自由和为人的标准。

41. 显然没有任何东西阻碍着以色列的惊人的狂妄自大。他们犯了这些侵略罪行后，逍遥法外，未遭制止。他们关于耶路撒冷的行动是对世界舆论、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的对抗。人们可以记起：以色列代表特科阿先生，就是在这里，在这个庄严的机构里，称安全理事会是——这是他的原话——“常理上、法律上和政治上已经破产”。

42. 以色列人既未表现出改变其态度，甚至也未表现出缓和其态度的任何迹象。事实上，情况正变得更糟，如不很快制止，必将产生可怕的后果。我预言：如果不很快地采取一些行动——无疑是可以采取一些行动的——和平之城就很有可能变成真正的冲突之城。

43. 我们不同意以色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安理会就审议中的问题采取的行动会确定以色列的种种说法中究竟有多少真理。我们认为,需要采取积极行动,才能使安理会巩固人们对其效能的信任,恢复人们对它的信心和人们心目中的威望。

44. 鉴于问题的危急性:

(a) 我们敦促安理会注意秘书长的报告[S/9149];对以色列无视安全理事会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表示遗憾;并且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以色列不服从该决议的行为;

(b) 我们敦促安理会再次强调既定的原则,即以武力征服获得领土是不允许的;

(c) 我们敦促安理会作为一项临时措施再次紧急要求以色列取消它已采取的已经导致或可能导致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各项措施,并在今后不采取可能导致这种结果的任何行动;

(d) 我们敦促安理会向以色列发出庄严警告:如果以色列不取消上述那些非法的法律,安理会就毫不迟疑地再次召开会议以采取行动,包括运用联合国宪章第四十一条;

(e) 我们敦促安理会请以色列在两周内将其执行该决议规定的意图通知安理会;

(f) 我们敦促安理会作为一项临时措施向所有会员国发出呼吁:在以色列服从本机构上述要求前,不向它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

(g) 我们要求安理会重申它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作出的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以及大会就耶路撒冷问题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和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分别作出的第二二五三(ES-V)号决议和第二二五四(ES-V)号决议;并宣布以色列于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制定的新法律和随后制定的法令法律一律无效;

(h) 我们欣赏卓越的和忠于职守的秘书长所作的努力,并希望安理会将要求他向安理会提交一份关于决议执行情况报告。

45. 主席先生,我必须承认,约旦政府本来并不

想到安全理事会来。对约旦来说,来敲安全理事会的门寻求挽救局势的办法,不是一件乐事。这不是乐事,因为我们知道,安理会的诸位代表辛辛苦苦地工作了十一个月后,都希望七月将成为休假月。这不是乐事,因为目前不是适当的时机,目前是“犹太人联合呼吁会”征集免税捐款的活动季节;目前是帮助各地犹太复国主义小组进行活动得到免税捐款而创造种种环境的季节。这不是乐事,因为我们知道特科阿先生今天欢迎这个讲台,他将利用这个讲台向听众席、电视系统和其他新闻工具讲话,不过不是就安理会正讨论的问题讲话。对约旦来说,到安理会来并非是乐事,因为我们想在我们这个地区看到和平,看到正义的和平,而不是非要对以色列的继续侵略提出控诉不可。但是,约旦不敢抱此奢望。因此,今天我到安理会来要求一种挽救局势的办法,希望能得到正确的挽救办法。

46. 主席:名单上下一个发言的是以色列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47.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意味深长的是,就在安全理事会开会讨论约旦人对耶路撒冷的生活、安宁与发展提出的控诉的同一天,在耶路撒冷正开着另一个会议。约有六十位国际上人文学、艺术和科学界的杰出人士正在召开一个会议,审议保护这个城市里的历史遗迹和宗教圣殿的计划和规划。这些杰出人士已同意作为耶路撒冷市市长发起的“耶路撒冷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中间有圣母院大学校长T.M.赫斯伯格阁下;纽约市美术博物馆馆长托马斯·霍文;前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意大利人权委员会主席维托里诺·维罗尼塞;加纳基督教教法会议议长W.布兰德富尔阁下;菲律宾前总统卡洛斯·加西亚;哥伦比亚作家协会主席B.贝坦库尔博士;巴西的乔治·阿马达;罗伯特·孟席斯爵士;雕刻家亨利·穆尔、雅克·利普奇茨和野口;玛丽埃塔·特里夫人;伦敦维多利亚和阿伯特博物馆馆长约翰·波普-亨尼西;前世界教会联合会理事长马克·伯格纳牧师;马德里出版家马努埃尔·阿吉拉尔;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校长T.索耶尔斯托厄特教授;伊格纳齐乌·西洛奈;以及来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宗教和文化机构的代表。

48. 如果需要说明以色列和约旦对耶路撒冷的

不同态度的例子的话，就可以在这两个并列的在同一天召开的会议中找到，一个在这里由约旦召开，另一个在耶路撒冷由以色列召开。

49. 自从耶路撒冷统一以来，已经两年了；自从该城摆脱了战争枷锁，赶走了分割其躯体、亵渎其和平、神圣和统一达十九年之久的侵略者以来，已经两年了。自从插进耶路撒冷城中心的阴森森的大墙被拆掉，铁丝网和地雷被清除以来，已经两年了。而今天，约旦却来到安全理事会为其一九四八年的入侵辩护，以眷恋的心情谈论过去耶路撒冷被分割的情形，并提出无视和违反人口中大多数的权利的荒唐建议。

50. 为正视听，我必须说明：约旦甚至无权代表耶路撒冷人口中占少数的阿拉伯人发言。约旦政府对抗联合国侵略占领耶路撒冷城东部达二十年，这并不给约旦政府那个权利。而且，很难认为约旦政府对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居民的福利是关心的。当地的阿拉伯居民并没有忘记约旦河西岸的约旦统治的特点是停滞、压迫和歧视。约旦政府的正规陆军部队现在竟能武装进攻阿拉伯地区。例如：在五月二十七日到二十八日夜间炮轰杰里科镇，在五月十四日和五月二十六日炮轰阿拉伯开发协会的农场和孤儿院。约旦政府的非正规的破坏部队在东耶路撒冷阿拉伯人居住的街道上竟点燃炸药或向加沙和纳布卡斯的人群中扔手榴弹。这样的一个政府是决不会关心阿拉伯居民的命运和福利的。

51. 约旦的控诉是背信弃义的，这可以由它提出的具体问题来说明。首先，关于耶路撒冷的工商企业登记条例。一句古老的俗话说：“欲施恶意攻击，何愁没有目标。”约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正公开地对以色列进行战争。沿着苏伊士运河和约旦河每天都有违反停火的侵略行动，迫使以色列采取防御措施。纳赛尔总统已宣称，这仅仅是开始。约旦正规陆军和驻约旦的伊拉克部队积极参与了恐怖活动。在阿拉伯国家里，无辜的犹太人仍在集中营和监狱里苟延残喘。在这种情况下，强行把商业企业登记的具体事项提交给安全理事会审议真是无聊之极，不负责任，恶毒透顶。

52. 以色列村庄正在遭炮击，以色列的公民正在被发誓要摧毁以色列的恐怖小组杀害。可是，安全理事

会却被要求处理公司的登记问题。阿拉伯各国政府违反安全理事会停火决议，公开资助、组织和怂恿反以色列的军事恐怖活动。可是约旦却说，执照条例是对和平的威胁。纳赛尔总统公开表示赞同恐怖组织拒绝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决议；叙利亚不承认这个决议；伊拉克声明反对任何和平解决同以色列的争端的办法。而安全理事会却被要求钻进行政手续里去。约旦和埃及加强其武装进攻，损害在中东寻求和平的努力，已被广泛谴责，但有人却企图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营业许可证是怎样颁发给商人的。

53. 显然，约旦的控诉是一个转移人们注意力的策略，它旨在使人忽视这一事实，即，阿拉伯各国政府拒绝和以色列媾和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了，阿拉伯的侵以战争依然如故的进行着。

54. 约旦要求召开紧急会议的借口是一年前公布的一项关于商业和自由职业营业执照及许可证颁发办法的法律。现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颁发执照来调节其生活的。车辆必须登记，其机械状况必须经常检查；驾驶执照必须换发；各种捐税必须交纳。更为重要的是日常生活的这些方面，例如，必须保证：只有经过批准的药房才能配方，只有持有执照的医生才能开业。产品、消费品和建筑工程的标准必须保证达到质量和安全的要求。新企业和自由职业者必须在获得批准之后才能开张营业，这是一切社会里的一条简单而基本的规定。全体居民（不论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的福利都需要有这样的条例。这就是上述规定的目的。最重要的是，这些成为约旦控诉起因的条例，为约旦当局所颁发的各种执照提供自动的认可。因此，这些条例只不过为该城的阿拉伯人继续合法地从事工商业和自由职业提供方便罢了。即使想象力再大也无法将这些条例描绘成对耶路撒冷城的居民是有害的。约旦代表今天对这样一项保证在耶路撒冷城里拥有产业而又现居外地的阿拉伯人的权利的规定加以非难，最好不过地表明了约旦控诉的实质。对约旦来说，问题不在以色列干的是什么，而在这是以色列干的，即使其目的是为了保护阿拉伯居民的利益。

55. 约旦的控诉还提到了拆除房屋，特别是拆除西哭墙附近一些建筑物的问题。约旦在这个问题上提出控诉，这才是损害之后又加侮辱。约旦野蛮地亵渎犹

太教最神圣的圣所达十九年之久。约旦把橄榄山上古墓地的墓碑统统挖出来,给约旦军队盖营房和厕所,或用以铺设道路。旧城内所有的犹太教堂不是被毁坏,就是被改成马厩、仓库或鸡舍。哭墙本身也受到可耻的,显然是故意的忽视,变得污秽不堪。墙前的人行道被用来拴毛驴。犹太人一律不准去哭墙。而现在约旦却厚颜无耻地反对为了恢复哭墙的尊严与神圣而拆除两座建筑物。在其中一座建筑物里,约旦人故意造了一个公共厕所,以此来亵渎犹太人最神圣的古迹。

56. 那两座建筑物并无人居。它们不但玷污了哭墙,而且还无人管理、濒于倒塌,危及前往该地的人们安全。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想得很周到,向这些房子的主人作了赔偿,并且转移了还留在其中一座房子里的为数不多的几件家具,尽管它也是无人居住的。约旦亵渎西墙达十九年,但并不以此为足;现在还大叫大嚷地反对旨在确保圣地的美观、安全和尊严而采取的措施。约旦政府今天因为别人拆除一些快要倒塌的贫民窟式的建筑物而抱怨不止,但也正是这个政府,在一九四八年占领耶路撒冷的犹太区后,把三十五个礼拜堂中的三十四,以及所有的学校和数百幢私人住宅夷为平地,肆意毁坏。如果有什么问题约旦政府根本没有资格发言的话,那是拆除房子的问题。

57. 约旦代表也提到了迁移居民的问题。在一条通向哭墙,只有三米宽的狭窄小巷里有五所小房屋,市政当局为那里的住户在别的地方提供了房子,把他们搬了过去。十七户人家就是这样重新安置的。这条小巷就是来自约旦的破坏小组在六月二十日安息日前夕点燃三包炸药的地方;显然其意图是要袭击那些去西墙作安息日祈祷的人们。仅仅由于炸药意外地延期起爆,才使伤亡较小;三名阿拉伯人和一名以色列人受伤,好几所阿拉伯人的房子遭到了严重破坏。这三包炸药都是放置在这条小巷内的房子里面的。第二天,以约旦领土为基地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发表了一份公告,承认这次怯懦的袭击是他们干的。这份公告立即由约旦官方的通讯工具广为传播,并由安曼政府电台广播。当然,约旦政府参加自其领土上进行的对以色列的恐怖战一事,已是人所共知的了。

58. 约旦人在西墙阴谋杀人,这并不是第一次。

一九六八年十月一日,后又在同年十二月二十日,从约旦来的两个破坏小组中途受到以色列国防军拦截。在冲突中,其中数名被打死。通过审讯被俘的破坏者,得知他们是奉明确的指示被派来对朝拜哭墙的人们进行破坏性袭击的。全体以色列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将关切地注意安全理事会诸位代表对于在耶路撒冷城里的一个圣地残暴袭击和平朝圣者一事持何看法。

59. 六月二十日的大屠杀阴谋迫使以色列当局不得不采取预防措施,以保护西墙和保证每天成群结队前往西墙的数千名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安全。而腾空房子正是为了安全的需要。那些房屋中有一所是有二十名学生的学校。但是,没有一所象约旦代表瞎说的那样,是宗教法庭或清真寺。约旦政府对这样的措施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控诉,这种态度真是古怪。按照它的观点,约旦破坏者杀害阿拉伯和犹太平民、肆意破坏阿拉伯人的房屋是可以的,而以色列为了保护犹太人、阿拉伯人和外国客人的生命而采取措施却不行。荒唐无理难道没有限度吗?如果约旦能认真地遵守停火,不进行旨在扰乱该城和平与宁静的活动,那么,以色列的安全措施将是多余的。然而,如果约旦认为过去凭自己是占领者曾经阻止人们自由前往西墙达十九年,它现在还可以用破坏和谋杀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那它就是打错了算盘。

60. 主席先生,约旦代表故意让凭空的想象充斥于他对当前耶路撒冷生活的描述。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安全理事会和世界舆论并不靠安曼捏造出来的材料作出判断。每天这座城里都有成千上万的外国来宾,其中包括外国政府、国际组织和新闻界的许多代表。他们会证实,统一后的耶路撒冷基本上是心满意足、欣欣向荣的。全城到处都在出现新的工商企业。经济日趋繁荣以致劳动力不足。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合股经营的商业正在大量增加;联合举办的文化活动日益增多。各犹太-阿拉伯青年俱乐部都在致力于加深两个民族之间的了解。一个阿拉伯-犹太联合歌舞团已访问了欧洲。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工人几乎全都参加了“希斯塔德罗德”(犹太工人总工会),及其医疗保险基金会。他们现在享受着和犹太同行们一样的社会福利。到阿拉伯各国来去自由。去年夏季就有数千学生和其他人士从阿拉伯各国来访问耶路撒冷;现在,又有好

几千人提出了申请，预计于今年来访。人们可以乘出租车或公共汽车到安曼和安曼以远的地方去旅行。城里有两家阿拉伯文日报，其中有一家对以色列持直言不讳的批评态度。一切圣地，自由出入，一视同仁。

61. 一九六九年二月三日，美国著名的自由主义的民族周刊对这个统一城市的日常生活作了如下描述：

“每天早晨六点半到九点，数百名阿拉伯工人从东耶路撒冷通过旧分界线到西耶路撒冷去上班。东西城的商店都陈列着最时髦的以色列商品。市内各路公共汽车挤满街道。该城和全国各地，从海法到希布伦，都通公共汽车。很多阿拉伯人的出租汽车甚至愿意跑得更远——经过艾伦比桥到安曼，再从那里到大马士革、巴格达、贝鲁特、科威特。

“这个城市的主要问题与战争没有什么关系，而与一九六七年六月以前的情况却有很大关系。当时，这个分裂的城市的两部分，都比大村庄大不了多少。今天，一九四八年前的国际都市耶路撒冷再次成为现实。

“耶路撒冷城的紧张状态是隐藏在和平气氛之中的。这是一个有着两种文化，两个民族的城市。市内两个民族的居民生活在百分之九十九的和平之中。夜间，妇女可以单独在东城或西城行走。人们感到，如果没有外来干涉，耶路撒冷人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个战痕斑斑的中东地区，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却喜欢在安曼度过长长的周末。他们从以色列当局那里领取通行证，乘车经杰里科，再过艾伦比桥，然后在安曼住上几天，购买东西（那儿比较便宜），并探望亲戚。我认识一些从未到过安曼的人。他们都决定要这样跑一趟。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往东边旅行是很容易的，他们只需要经过一次并不令人反感的安全检查；这种检查是明智的，不以人们的政治观点为依据，而是看他们是否与恐怖组织有联系。

“‘边境开放’政策既适用于人，也适用于物。约旦河西岸的农产品和其他商品一直正常地

被运过边境进行大量交易。恐怖组织激烈地反对这种明显的与敌人通融和勾结的行为，因为这种做法会促使生活正常化，而他们作为优秀的游击队员就是要破坏这种正常生活。但是，这种贸易对许许多多阿拉伯人来说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当以色列由于耶路撒冷的马哈奈·耶胡达发生了导致十二人死亡的炸弹爆炸事件而短期关闭边境时，全西岸的阿拉伯人都恳求恢复贸易。

“在耶路撒冷，二、三百名妇女、儿童和一些讲阿拉伯语的以色列警察之间发生过一场颇为激烈的对骂。但似乎没有象美国民权示威游行中出现的那种激烈对抗和仇恨……

“这里是一片宁静。人们感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是能够共居一城的——即使不是友好相处，至少也能相互忍让，和睦相处。现在这里已是冬天，今年特别暖和，偶尔也下点暴雨，但多半是晴朗和温暖的日子。奇特的云彩在群山顶上形成，飘荡回旋，掠过坎坷的岩石地面，然后，渐渐消失。

“我相信，和平是一个困难的、但可以达到的目标。因为，没有任何人——至少在耶路撒冷没有任何人——想要战争。危险来自耶路撒冷外面，来自边境那一边；也只有从那个地方战争才会再次降临耶路撒冷。”

早在一年前，即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伦敦经济学家周刊写道：“在耶路撒冷谈不上什么明显的冲突。相互适应已达到这般程度，就好象这个城市从未分裂过一样。”

62. 确实，有时也出点事。世界上哪个城市没有这种事呢？的确，自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根据法律（顺便提一下，这条法律在约旦统治下同在以色列一样都是有效的），在耶路撒冷炸掉了恐怖主义分子用作基地和贮藏武器的几所房屋。在此期间，十六名扶植和组织暴力的约旦政府代理人被要求离开该城，回到安曼他们主子那里去。同时，其中一名在签字保证不再从事破坏公共福利和安全的活动之后已获准返回耶路撒冷。当然，耶路撒冷确有某些居民也许是不十分愉快的。难道这是城市生活中不平常的情况吗？

难道这能成为把安全理事会召集起来开紧急会议的理由吗？

63. 约旦代表冒称自己有权谈论耶路撒冷信奉基督教的居民。一九六八年五月安全理事会的辩论记录中记载着基督教领袖们发表的许多公开声明，表示对基督教团体和他们的圣地的现状十分满意。他们当中有：希腊东正教耶路撒冷教区大主教、亚美尼亚东正教耶路撒冷教区总主教、埃塞俄比亚教会总主教、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神学家以及圣地拉丁守望者。

64. 今天，我想再提一个更新的证据。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九日，圣地学研究学会会长道格拉斯·杨博士说：

“那种认为‘从七世纪起到近代犹太人流入以前，阿拉伯人在耶路撒冷一直占压倒多数’的说法，也是错误的。从历史上看，事实恰恰相反。早在近代历史以前很多很多年以来，犹太人在耶路撒冷一直是多数。重新统一一个被别人分裂了二十年，犹太人占多数的城市，根本不成为引起国外敌对情绪的理由。我们那些在一九四八年以后受到战争损坏的教堂正在用以色列赔偿基金予以修复。保护圣地和圣地朝觐者的极为严厉的法律一贯得到严格执行。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自己这个统一的城市里感到平安放心。在这里，对人身受侵犯的担心实际上要比我们在国外居住过的任何城市里为少。这就是维护以色列法律和秩序所产生的力量。尽管有边境事件，还偶尔有阿拉伯恐怖行为，也还是可以这样说。”

65. 两周后，当地信奉基督教的居民和数千名外国朝圣者和观光者在耶路撒冷庆祝了圣诞节。圣保罗红衣大主教安热洛·罗西也参加了。他返回巴西后，表示对该城的状况感到欣慰。罗马大主教亚尔伯特·哥里在耶路撒冷率领了传统的天主教圣诞仪式行列。同样，今年四月庆祝复活节也是以传统的虔诚和礼仪进行的。

66. 至于穆斯林的宗教生活状况，似乎以少相信约旦政府指定人的话，多相信客观的穆斯林人士的话为妥。马尔加什共和国总统穆斯林事务顾问谢赫·伊本·伊沙在最近朝觐了耶路撒冷的悬石殿后说：

“人们应当来以色列亲眼看看这里是多么和平与安宁，而阿拉伯宣传机构所描述的景象又是多么虚假。”

塞拉利昂穆斯林全国大会主席在参观了阿克萨清真寺以后，发表了如下广播讲话：

“我从这个圣地坦率而肯定地宣布，这些对伊斯兰教来说神圣崇高的地方，各清真寺和礼拜堂，都受到妥善保护，未遭任何侵犯。加沙清真寺及所有城镇乡村的清真寺都敞开大门，挤满了做礼拜的人。他们完全自由地履行自己的宗教义务。”

雅法城的“卡迪”（穆斯林宗教法官）谢赫·穆罕马德·图菲克·阿斯卜亚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九日说：

“作为雅法城的一个‘卡迪’和曾担任过各种宗教职务的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我愿使你和贵国所有的穆斯林放心，我向你们保证，以色列政府正在努力不懈地保护这个国家的所有圣地，不论它们属于哪个宗教或团体……。”

“耶路撒冷重新统一已经一年了。我要告诉大家，成千上万来自耶路撒冷以及来自本国和邻国各个城市的穆斯林朝觐了这些圣地，并在里面经常诵读经文，没有遇到任何干扰。穆斯林节日都是以通常那种盛大的仪式庆祝的。”

“负责管理穆斯林圣地的都是些穆斯林著名人士和显要人物，他们尽力保持那些地方的礼仪和清洁。”

“以色列政府给这些地方派了保卫人员。他们要求来访者注意言语举止，应与这些地方的神圣性相称。住在以色列的许多穆斯林今年履行了伊斯兰教的五大纲领之一：到麦加朝圣。”

“综上所述，诸位可以看出，以色列政府对所有的穆斯林圣地是经常注意关怀的，和对待其他宗教团体的一切圣地一样。”

67. 以色列政府的政策和行动是以它对该城及其居民的福利的关心，以及充分承认和保护该城一切

人的利益的决心为准则的。只有不了解犹太人对耶路撒冷的虔诚、对宗教和人权的尊重，才可能对此产生任何怀疑。

68. 在耶路撒冷从十九年的梦魇中摆脱并复活过来之后的两年中，悲剧性分裂的伤痕已经消除；在约旦占领下遭受亵渎的圣地已恢复了圣洁；各种宗教信仰徒已第一次得到了朝觐和礼拜的自由；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共存已证明是可能的。

69. 二十年来，耶路撒冷一直是阿拉伯炮口下的一个前线城市。它的和平遭到了约旦侵略者的肆意威胁和侵扰；它的发展被人为的障碍所阻滞；它严重遭到了仇恨、敌对和自相残杀的践踏。它成了一座阴森森的、没有欢乐的城市；它那不朽的光华惨然失色；它那天然的壮丽残缺毁伤。

70. 今天，这个城市从分裂、毁灭和亵渎的镣铐中解脱出来了。它的人民又喜见自己的城市完整统一。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地生活与工作；至少也能够考虑如何合作，而不是去想那持续不断的敌意和战争了。

71. 但约旦政府却要把它搞成另一种样子。约旦宁可让耶路撒冷象在它占领时的十九年中那样，城市被分割，到处是仇恨、停滞和悲剧。显然，约旦的动机不是出于关心耶路撒冷的福利，而是要保持对以色列的交战状态。也许，这倒并不出人意外。那些敢于悍然使圣城遭受更多劫难、给它的人民带来更多哀痛的人们，他们的双手已经浸泡在耶路撒冷的鲜血之中。正是他们这些人，在一九四八年把这座城市变成了战场。正是他们的大炮，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对耶路撒冷的居民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袭击，造成了大批平民伤亡，并且蓄意打坏了主要的圣地之一——圣母安息教堂。约旦的态度冷漠地无视国际法和道义的基本原则。它在一场侵略战争中占领了该城的东部。任何政府，甚至包括阿拉伯国家的政府，都从不承认它的占领，认为这种占领至多不过是一种军事驻在。约旦的态度是对该城人民权利的侵犯。耶路撒冷住着二十多万犹太人、六万阿拉伯人和五千其他民族的人民。该城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对约旦干涉其生活的主张和企图，显然是断然拒绝的。对犹太居民来说，当然是如此。对其

他非阿拉伯居民来说，也是如此。甚至就阿拉伯公民而言，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约旦很难说，仅仅因为曾经占领过那个地方十九年就有权代表他们。

72. 当然，现在仍然有人代表约旦的利益在活动，仍然有人煽动彼此不和及敌对情绪。他们就是那些执意反对以色列清除贫民窟和建造新房舍的人，尽管这项工作是按约旦的城建规划进行的。就是这些人希望今天耶路撒冷城里的示威、事端、逮捕等起码也要和约旦统治时期一样多。就是这些人不承认今天耶路撒冷的情况，即使对阿拉伯居民来说，也丝毫不比过去差，而且总的来说，要比该城重新统一以前好得多。不过，这些人并不代表在耶路撒冷占人口少数的阿拉伯人。

73. 最近出版的一本社会学研究著作统一的耶路撒冷市政对这个问题发表了如下意见：

“在约旦统治时期，大约四十名约旦议会的议员或前议员和十名内阁大臣或前大臣，以及许多宗教领袖住在耶路撒冷城里及其附近。现在，这批人已经丧失了大部分权势……。他们的地位受到了打击，经济状况也随之恶化。而另一方面，普通老百姓却由于约旦统治转变为以色列统治，而突然感到自己了不起，成了大人物。他们看到各行各业都有自由竞争；并开始认识到，只要有天才，又肯干，有朝一日他们也可能获得在约旦统治下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显赫的社会地位。他们开始怀疑是否应该盲目地追随以前的领导人，去敌视以色列统治。”

74. 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公认的人权和政治民主原则，无论如何都不能中止。一小部分人——其实是一小撮外国的指定人和代理人，不能把伤天害理的要求强加于大多数人。耶路撒冷的统一与完整不能再被无缘无故的仇恨和敌意所破坏。耶路撒冷要永远统一。耶路撒冷的公民可以从容自信地展望未来。普天下的朋友可以相信：以色列一定维护并保卫耶路撒冷城的发展、幸福与安全；以色列一定保证使芸芸众生视为神圣的耶路撒冷依然是一切宗教光明和骄傲的源泉。

75. 因此，让我们想想怎样给耶路撒冷带来喜

悦，而不是带来悲伤吧。让我们一心一意地按照耶路撒冷居民的意愿，而不是按照一些外国政府的意图来办事吧。让我们为争取耶路撒冷城内的和平与谅解，而不是为制造混乱与不和而努力吧。让我们来复诵先知的话吧：

“你们和耶路撒冷一起欢笑吧，

“一切爱她的人们，和她共欢乐，

“因得和她在一起而欢笑……

“你们才能开怀痛饮她那丰盛繁漪的荣光！”

76. **主席：**现在请约旦代表发言。

77. **法拉先生(约旦)：**刚才听到的听众席上的掌声并不使人感到意外，至少对我的代表团是如此。因为这些被邀请的听众是有目的来的。以色列代表的发言，与其说是讲给这个庄严的机构听的，不如说是专门讲给这些听众听的。

78. 首先，为了避免在这一点上引起混乱，我要仅就我现在提交给安理会的这一个问题加以重申并再次强调。现在摆在安理会面前的问题是，以色列公然对抗安理会通过的决议，而且继续对抗，又干下了更多违反决议的事。我们到安理会来是要问：你们对这种对抗行为打算怎么办？这就是要讨论的问题，这就是约旦的控诉。

79. 然而，某些问题确实与耶路撒冷有关。我认为应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我不准备照特科阿先生讲的顺序来谈。我按照我认为是与控诉中包含的问题相一致的顺序来谈。

80. 特科阿先生说，在耶路撒冷人口的大多数是以色列人。这不符合事实。我有一份摘自巴勒斯坦概况的统计资料，是由一个英美组织“英美调查委员会”负责巴勒斯坦情况的秘书所编的。该统计谈到了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三一年的人口调查。当时分别有五万六千三百四十六名和三万四千四百三十一名犹太人。同时，还提供了一九四四年底定居在耶路撒冷的人口总数。那时有十四万零五百三十二名阿拉伯人和十万零二百名犹太人。这是“巴勒斯坦英美委员会”的数字，并已载入巴勒斯坦年鉴（一九四七—一九四八）。所以，以色列人是大多数的说法不符合事实。至于以色

列人在入侵和非法占领耶路撒冷后干了些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

81. 特科阿先生谈到了耶路撒冷城的统一。我认为，以军事占领进行赤裸裸的并吞就是强行夺取，以色列人不会因此得到任何权利，这是既定的原则，一致公认的原则。这种赤裸裸的并吞行为不能装扮成“统一”。犹太复国主义的军队是以武力占领耶路撒冷的，因此他们就不能跑到这里来说该城已用武力统一起来了。这种话希特勒恰恰倒是说过的。当纳粹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时，希特勒是怎么说的呢？他的原话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的统一实现了。”这就是希特勒说的。但世界大家庭的成员不这么说。他们说：“以武力并吞和统一不给人什么权利，而只能迫使人负担责任。”他们说，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占领和所谓的统一，并没有带给他所有权或任何别的权利，却给世界大家庭带来努力设法结束侵略的责任。以色列人以武力夺取阿拉伯人的耶路撒冷和那种情况是一样的。安理会在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中，明确指出，“以军事征服取得领土是不允许的”。这是你们在座诸位讲的话，是安理会讲的话，这些话都写进了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通过的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你们讲过不许并吞，不许使用武力，不许军事占领，不许强夺。这就是摆在你们面前要讨论的问题。我带着诸位作出的决议来到这里，满怀尊敬地告知安理会，以色列违抗了世界大家庭的意志。为了挽回安全理事会的威信，保全其伟大形象和维护其机构的效能，必须采取一些行动。

82. 特科阿先生谈到统一。这是武力的统一，侵略的统一。这是侵略，不是统一。是侵略，安全理事会就应该采取行动。特科阿先生说，在被占领的耶路撒冷，以色列人和约旦公民之间的一切都是甜甜蜜蜜，圆圆满满的。他说，我讲的话都是安曼捏造出来的。但我想不起曾从任何阿拉伯资料中引证过任何话。然而特科阿先生竟好意思讲——我不想用另外一个字眼，我不跟他学——我说的都是安曼捏造出来的。我所引用的每一段话都是摘自以色列资料，不是一九六九年六月二日（即本月份）的耶路撒冷邮报，就是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的官方犹太年鉴。这些报刊既不是安曼当局，也不是安曼的报纸或约旦政府

的官方年鉴。犹太年鉴是以色列政府年鉴，是以色列政府的一种官方文件。

83. 至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和约旦人的关系，如果特科阿先生不相信他自己的资料——以色列的资料，那就让我引证一家美国报刊——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即上月）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我将引用耶路撒冷市长科勒克先生在谈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时所说的话。这段话摘自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这是一家受人尊重的报纸。据约翰·K. 库利先生报道，科勒克市长最近对几名外国记者说，也许最终还得有两个“彼此分开、相互平等的城市——一个阿拉伯人的，一个犹太人的”。然后，该市长说：“全部是阿拉伯人的城市，和另一个全部是犹太人的城市，都应由以色列管辖”。这一来，扩张主义的阴谋就露馅了，这个险恶的阴谋旨在进一步扩张，以取得更多的土地，赶走更多的人民。这位市长开始说得还可以，但最后却认为两个城市都由以色列管辖。究竟为什么一个完完全全是阿拉伯人的城市——我说的阿拉伯人，是指信仰基督教和信仰伊斯兰教这两部分阿拉伯人。我代表他们讲话，因为他们都是约旦的公民——不应该成为阿拉伯国土的一部分？为什么却应该是以色列的一部分呢？

84. 有人说，“哦，我们比你们管得好一些”。过去我已说明究竟是谁不赞成自由进入圣地。我以前曾在安全理事会上提到过，我们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向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提出过一项保证，内容是我们将允许每一个从以色列来的人自由进入圣地，条件是以色列也这样做。让特科阿先生就在这儿讲一讲他的政府是否确实这样做了。一直拒绝这样做的正是以色列人，并且我们也知道他们目的何在：为了全部并吞。他们的打算是搞逐步扩张。耶路撒冷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巴勒斯坦其他地方所不断发生的事情的典型例子。让我们比较一下吧。刚开始时的计划是什么呢？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因为回顾过去将引导我们看出以色列人现在和将来的目标。他们不是在一八九七年开会时说：“我们只要一个民族之家”吗？过去他们不是只要求有一个“家”，而且在一九一七年得到许诺了吗？此后一个阶段，他们不是又前进一步，要成立一个国家吗？他们不是在一九四七年在这儿说，“那

么好吧！分治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难道次年他们没有扩张吗？他们现在在哪里呢？他们现在不是占领着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和叙利亚的部分领土和整个加沙地带吗？

85. 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不也正是这样吗？他们不是向英国法庭起诉过吗？如果我错了，希望卡拉登勋爵纠正。那个由英国指定的三人法庭，包括三名成员，一位瑞士法学家，一位荷兰法学家和一位瑞典法学家。那些法学家们不是前往耶路撒冷听取了证词吗？什么证词呢？犹太人当时的要求是什么呢？埃利阿什博士当时是犹太建国会和全体犹太人的代表。他对法庭说，犹太人并不要求土地所有权。法庭在裁决中强调指出，“犹太人对西墙或墙前人行道的所有权不得提出任何要求”。他们到法庭上说，“我们并不对西墙或其他附近的任何东西要求所有权。”他们只是说想要得到朝觐权，就是有权到那里去。这是第一步。什么是第二步呢？他们在建国后，不是要求取得西墙本身的所有权吗？现在我们听说的是在搞什么恢复，而我们看见的却是推土机在摧毁穆斯林的圣殿和房屋，把那些房子说成是对公共安全的威胁。虽然那些房屋自十三世纪以来已有六百年的历史，但在以色列占领了二年以后，它们就被说成是威胁了。今天他们谈的是所罗门寺院，明天他们就可能发现另一座寺院在伊拉克。这一切可能最后发展到：从幼发拉底河到尼罗河。

86. 今天，以色列的手法不可能迷惑任何人了。占领了约旦河西岸、西奈、加沙和戈兰高地以后，他们现在不能再以那个受压迫的弱小国家寻求和平姿态出现了。我认为，这个弥天大谎现在已经戳穿了。需要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来制止以色列的骄横。

87. 特科阿先生说，那些建筑物是无人居住的。我们知道，正在和当地居民谈话的新闻记者受到了以色列人的粗暴对待。不允许他们走近和与人民谈话。于是那些新闻记者不得不对以色列人的这种对待，向以色列当局提出抗议。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以色列人要继续进行封锁，防止真实情况透露出来；因为准确的消息透露出来后，将会传到公正的美国人那里，传到其他地区和地方，将戳穿特科阿先生的每一句话。安全理事会曾一致要求以色列接受一个调查、研

究和视察被占领地区人民状况的委员会。假如以色列人真正愿意让人们了解真相，为什么他们拒绝我们在耶路撒冷进行调查，拒绝向圣城耶路撒冷派遣访问团呢？他们这样做是要继续封锁消息，使特科阿先生可以随心所欲地歪曲真相。

88. 特科阿先生谈了一些关于耶路撒冷城里的爆炸物问题。对于爆炸物问题，除了以色列当局向报界和新闻界所说的以外，我一无所知。但我确实知道一点——这是人之常情：“当你毁坏我的家园时，我可以用我认为适当的方式来回击。我可以反抗你。居住在自己家里是真主赋予我的权利。”所以，如果那些流离失所的人——我在前面已提到了数字——被驱逐，房屋被推倒和夷为平地，我想他们进行反抗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种自卫措施，是真主赋予的权利，不是耶路撒冷城的人所独有的；所有的占领者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情况还要继续下去。因为占领和反抗是并存的。占领，如前所说，带来了压迫，而有压迫就有反抗。如果人民反抗以色列人，我们没有什么可向以色列人道歉的。以色列人滚出去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顺便说一句，这就是安全理事会在一致通过要求停火的决议时的意图。

89. 停火的含意是什么？我认为，安理会并不是要让停火给以色列以摧毁部分圣城的权利。这不是停火，而是违反停火。我想安理会并不是想通过停火来授予以色列额外的权利和特权。停火就是停火，停火后部队的调动就是撤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这是安全理事会应该强调的。这就是我们对停火的理解。这才是停火。我们不应该把军队开进十七户人家，并说什么：“我们把军队派到那里是为了安全。”部队的调动只能是撤回原地。不仅我是这样理解的，安全理事会也是这样理解的，因为这个问题是由当时安理会代表伊亚拉先生提出来的，他对什么是停火作了解释。幸运的是，我们的一位杰出的同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代表卡拉登勋爵肯定了伊亚拉先生对停火的理解。下面就是伊亚拉先生非常明确地加以阐述的对停火的理解：

“照我们的理解，停火必须是枪炮声平息，部队就地停止行动。因此，任何想从现状中谋取

法律上和地理位置上的好处的企图都是令人遗憾的。”〔第一三五七次会议记录，第176段。〕

他接着说：

“最后再说一点，在今晚的辩论过程中，逐渐流传着一个新名词，就是‘停火线’这个名词。为了防止停火线这个说法仅仅由于不认真的缘故而为大家所接受，让我至少代表我国代表团声明，我们不知道有一条停火线。停战线是有的。停火命令是有的，它的含意是，部队应当留在原地，除了从战场撤回到各该部队的本土外，任何向北、向南、向东或向西的部队调动，都是违反停火的。”〔同上，第177段。〕

如果以色列部队不是撤回到原来的地方，任何其他调动——向东、向西、向南、向北——都是违反停火的。当他们去破坏和夷平圣城中的阿拉伯人的家园和穆斯林圣殿时，该把这叫做什么呢？我请求安理会诸位代表仔细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他们的调动是为了破坏阿拉伯人的家园和穆斯林圣殿，难道这不是既违反了安理会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诸位代表通过的决议——又违反了停火吗？幸好，卡拉登勋爵同意了伊亚拉先生的看法。他在同一次会议上说：

“……我完全同意他向我们提出的这个重要问题。我们认为，查阅一下布尔将军所达成的协议的原话，是适当的。我查阅的是昨天的记录。布尔将军的原话是：‘我曾提议停火连同部队停止调动应于六月十日格林威治时间十六点三十分起生效……。’”〔同上，第204段。〕

90. 我不必详谈这些问题，但是我要澄清一下。问题很清楚，很简单，这是违抗安理会自己通过的决议的问题。违反停火事件接连不断，侵略行动有增无减，因此我们就来安理会要求采取有效措施。以上就是我现阶段要谈的几点，对于我今天下午没有谈到的地方，我保留再次答辩的权利。

91. **主席：**以色列代表要求发言。

92.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约旦政府通过它所资助、组织、窝藏和训练的组织，散发关于恐怖活动的公报。这些组织是以约旦领土为基地出来活动的。他

们由于干了这些肆无忌惮的谋杀行为而备受夸奖。奇怪的是，约旦代表竟然硬把在以色列和在以色列控制的土地上的阿拉伯人的破坏行动描绘成据说是受虐待的当地居民干的。更令人奇怪的是，约旦代表竟来安全理事会夸耀约旦这种对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小孩的袭击。

93. 然而耶路撒冷太神圣了，它的幸福太可贵了，我不愿被某些人拖进一场对耶路撒冷问题的争吵中去。对他们来说，耶路撒冷似乎只不过是敌视以色列的另一种手段而已。我很愿意让历史对约旦占领下的部分耶路撒冷的可怕情景和今日以色列重新统一了的耶路撒冷的局面作出判决。

94. 对约旦代表，我只讲一件事，我们之间的区别是：你们把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最古老、最神圣的墓地上的墓碑挖出来去建造厕所和为约旦军营铺路；我们却允许在耶路撒冷为一九六七年战争中阵亡的约旦军人建造一座纪念碑。我们之间的另一个区别是，你们破坏了耶路撒冷，我们则将要重建耶路撒冷。

95. **主席：**现在请约旦代表发言，以行使他的答辩权。

96. **法拉先生（约旦）：**我很简单地说几句。我不想讲多了使诸位代表厌烦。我只想说明，恐怖行为从来就不是我们的传统。如果有反抗，那是由连续不断的侵略行动和对我国人民不断犯下的罪行逼出来的。象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占领遭到反抗的事例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独一无二的。造成这种现象的，首先是以色列人。他们从欧洲来侵犯了巴勒斯坦，使用了种种恐怖手段。我不想引证很多实例，也不想引用除了以色列资料外的其他资料。下面就是一位曾经是伊尔贡恐怖组织成员的尤里·艾芙诺里先生在他的名为《没有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以色列》¹一书中所叙述的情况。他说：当有人因他要求参加伊尔贡恐怖组织找他谈话时，谈话人问他是否仇恨阿拉伯人。这是任何想参加该恐怖组织的人的首要条件。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恨阿拉伯人吗？”他说，因为他回答了“不”，

¹尤里·艾芙诺里，没有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以色列：为中东和平而呼吁，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

几乎使那次谈话失败。同书第11页中，艾芙诺里先生写道：

“我们所钦佩的和仿效的策谋者——我们的分队长与斯特恩这个极端分子的头子持同一观点。斯特恩认为，为了推翻英帝国主义，我们甚至应该与纳粹分子和法西斯分子同心协力。”

97. 所以，恐怖主义是以色列人搞起来的。他们用各种方法侵犯和攻击英军阵地，开始了他们的侵略，而且继续这样干，直到把巴勒斯坦人赶出家园。今天，如果人民反抗，这是人民的运动。它将日益壮大，因为它是基于这样一种决心和信念——他们作为人民，应该享有平等地位。说约旦政府正在干这种事情，那是无视事实的。特科阿先生有时喜欢无视事实。昨天发生在特拉维夫的反抗不可能是政府策划的一项行动。在加沙的不断进攻——诸位知道，加沙四周都是以色列人占领的土地——不能说是约旦搞的。这同样适用于其他地区。特科阿先生想寻找借口是容易的，但事实是改变不了的。谎言飞不远，很快就在颠扑不破的真理面前碰得粉碎。真理是改变不了的。

98. **主席：**我愿意通知安理会：在本会议期间，我已收到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摩洛哥代表们各自提出的要求，要求允许他们参加这次辩论，但没有投票权。如果安理会同意，我建议邀请这三国的代表在大厅一侧指定的席位就座，同时说明，当他们想发言时，将被邀请到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J. M.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G. J.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和 A. T. 本希马先生（摩洛哥）在大厅一侧指定的席位就座。

99. **主席：**名单上下一个发言人是沙特阿拉伯代表，请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100.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感谢主席先生和诸位代表允许我参加这个问题的辩论。

101. 所罗门国王有句格言。他说：“劳动必有收获，空谈招致贫困。”这个格言怎样适用于耶路撒冷呢？大会致力于处理耶路撒冷问题，并就此一致通过了一项决定。安全理事会也这样做了。但是，安全

理事会和大会并未为此付出劳动。就耶路撒冷问题来说，只不过是空谈而已。因此说，“空谈招致贫困”。

102. 难道我们联合国就破产了吗？难道安全理事会就瘫痪了吗？难道我们还要通过更多的得不到履行的决议吗？当然，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些决议得不到履行。我不准备讲技术上的原因。特科阿先生不在这里，但是我希望他能读一读我的发言。特科阿先生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落后，他们住在贫民窟里。如果以色列拆掉了耶路撒冷圣城的某些建筑物，那是为了给阿拉伯人更好的住宅，让他们得到社会福利和工作。我得再次引用所罗门国王的话。他有一句适用于这一情况的格言。他说：“穷人近邻恨，富人朋友多。”如果我们阿拉伯人没有侵略我们国家的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那么富，这没有什么不光彩。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有罗德希尔德财团、欧本海默财团、里丁财团和西欧亿万富翁撑腰。被原教旨主义派对圣经的解释洗过脑筋的整个基督教界为他们慷慨解囊。但是，阿拉伯人一直在摆脱凡尔赛条约用欺骗手段强加给他们的欧洲人的委任统治——这是继美国总统威尔逊阐明了他的十四点主张（其中之一是自决的原则）之后的一项背信弃义的行为。但是，所罗门国王预见到邻里之间将会发生什么，更不用说国家之间了。他说：“鄙视友邻者有罪，怜悯穷人者有福。”自从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来到耶路撒冷以后，他们给人什么怜悯呢？

103. 我的约旦同行提到了伊尔贡、斯特恩和其他许多恐怖组织。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圣地的所有麻烦都是这些恐怖组织造成的。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到这里来占领了土地，赶走了土著人民。而他们在这里却说他们要复兴犹太教。他们不听所罗门国王的话。但是，在所罗门国王之前，在圣经中的出埃及记里——不是在纽约销售了一百万册的那种美化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活动的出埃及记里——说：“不可贪婪邻居的房屋，也不可贪婪邻居的任何东西。”那些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是贪婪房屋，而是摧毁房屋，把人民从房屋里赶走。请记住，我不是说犹太人，而是说犹太复国主义者。

104. 现在我们来谈谈“耶路撒冷”问题。许多人认为，“耶路撒冷”是希伯来语。其实，“耶路撒冷”是闪语，而不是希伯来语。乌鲁这个词原来是亚述人

（亚述人也是闪族人）和巴比伦人用的。譬如说，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出身于迦勒底的乌尔，乌尔即城市的意思；“耶路撒冷”这个词不是来自乌鲁-夏洛姆或乌鲁-萨拉姆，而是来自乌鲁-萨力姆。因此，与其说“耶路撒冷”这个词与希伯来语相近不如说与阿拉伯语相近，与纳巴梯人讲的阿拉伯语更相近。直到今天，我们有许多人取名萨力姆-乌鲁萨力姆、乌鲁夏力姆，即和平安全之城。让我再引用创世纪，但是，如果我们引用考古学资料的话，创世纪并不是唯一的资料。据创世纪记载，在圣经中的古老的以色列建立之前，一个名为梅尔契赛台克的国王曾统治耶路撒冷达几百年之久。那些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什么时候到耶路撒冷来的呢？我们知道，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耶路撒冷仍然在十六世纪的围墙里。那是在十字军之后。那时，十字军已全部被消灭了。直到一八五八年以后，摩西·蒙帝菲奥里爵士——我想摩西·蒙帝菲奥里爵士是由英国授予爵位的，否则，他就不会被称为爵士了——才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宗教区。在那以前，可以说没有宗教区。那时候有犹太人生活在耶路撒冷，象阿拉伯人一样生活。这些是阿拉伯犹太人。今天，我的约旦同行强调了这一点，这是正确的，因为耶路撒冷的旧城毕竟是约旦的一部分。但是，耶路撒冷不仅是一个阿拉伯城市，它也是一个穆斯林城市。基督徒一度认为它是基督教城市。耶路撒冷是六亿穆斯林的圣城。

105. 特科阿先生在辩论中使用了“民主过程”和“民主程序”之类的陈词滥调。但是自从达漠克里斯时代以来，民主就被曲解了。甚至在培里克里斯时期，享有民主的仅仅是某些雅典人，而不是所有的雅典人。凡居住在雅典城之外的人均被称作野蛮人。西方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到这里来讲民主。尽管其他国家不那么多地使用“民主”这一字眼，他们改用新的名词，因为世界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的、左的、右的、中间的和保守的等等。如果我们用民主的尺子来衡量，世界上共有一千六百万或一千七百万犹太人。愿他们昌盛兴旺。我们并不反对这样的一些犹太人。没有我们，他们照样兴旺；他们主要是在美国兴旺；先前也曾在英国兴旺过；还在南非出产金刚石和黄金的地方兴旺过。好啦！祝他们交好运！用我们

阿拉伯语来说，祝愿他们甚至更繁荣，但要离我们稍远点。

106. 世界上有六亿穆斯林和大约十亿基督徒。发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一小部分犹太人居然以其与耶路撒冷的宗教关系而认为，耶路撒冷应该是犹太教的首都，这是根据什么逻辑，又是根据什么是非标准来衡量的呢？基督徒曾在十字军时期用过这样的论点，但十字军是出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动机。当教皇欧本二世发觉，他的臣仆——那些欧洲的君主，想在世俗事务方面摆脱他的束缚，而且欧洲当时正蒙受这些君主混战的苦难，其经济又落后，不发达，于是，欧本二世就宣布了十字军远征。隐士彼得就是他的吹鼓手。他说：“你们为什么在欧洲互相残杀呢？到圣地去，把圣墓从异教徒手中夺过来。”谁是异教徒？是穆斯林。那些人并不知道，在可兰经中最受尊敬的先知就是耶稣。把圣墓从异教徒手中夺过来——当时欧洲宗教的和世俗的领袖之所以这样做，则是出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动机。这是把正在觉醒到要摆脱教皇统治的君主们的注意力转移开的手法，唆使他们去探索他国领土而不再自相残杀。这就是十字军的开端——从异教徒手中把圣墓夺过来。接踵而至的是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屠杀，一个动乱苦难的时期。现在十字军到哪里去了？他们早被历史的风暴卷走了。我敢说，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将被未来的飓风一扫而光。但问题是，如果发生任何形势估计上的差错，整个世界可能会毁灭，我将马上向你们说明这一点，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确有毁灭全世界的能力。他们如何毁灭全世界呢？通过他们在整个西方世界所施展的影响。我也敢说，如果苏联不警惕，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将在那个国家施展很大的影响。我不了解赤色中国，我们不承认赤色中国。特科阿先生谈到了约旦人毁坏耶路撒冷的问题。现在，他——并非他个人，而是以色列当局——提到由那些伟大的考古学家正在进行的发掘工作来为以色列当局的行为辩解。特科阿先生列举了一连串大名鼎鼎的人物的名字，他们应邀到耶路撒冷去查看如何将它建成一个新城市——也许那将是一个新巴比伦吧。所有建筑师——包括古斯塔夫·莱班，他还是一位心理学家并著有《大众心理学》²一书——都认为悬石殿是最绚丽

²巴黎，阿尔肯公司，一八九五年出版。

的艺术成就之一。悬石殿恰巧建筑在所罗门寺院的废墟上。但是究竟是谁毁坏了所罗门寺院呢？首先，让我们看看是谁建造了所罗门寺院，是来自黎巴嫩的迦南人。所罗门的父亲就是大卫王。大卫是个牧羊人，迦南人先于那些今日被称为犹太族的部落。所罗门王是牧羊人大卫的儿子。在世界的那个地区每个人都属于一个部落社会。我不必再提，索尔由于大卫会吹笛子而非常嫉妒的事。他是个牧羊人，牧羊人都吹笛子。吹笛子就是那时的音乐。所罗门王想建造一座寺院。他向黎巴嫩求援，于是黎巴嫩的杉木被砍倒了。腓尼基人或迦南人的建筑师们建造了所罗门寺院。是哪一个阿拉伯人破坏了所罗门寺院呢？破坏所罗门寺院的是罗马人。罗马人来自何处？来自欧洲。圣地上所造成的一切破坏都来自欧洲。谁毁坏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之所以被毁坏，是由于欧洲人入侵世界那一地区。他们不让我们安生。现在，那些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来了。我们的犹太人决不会想到采取此类行径，他们曾是善良的阿拉伯人。在巴格达和西班牙，他们干得很出色。他们用阿拉伯文书写。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是科学家，阿拉伯人为他们感到自豪。十九世纪初期，欧洲人对犹太人的虐待触怒了赫茨尔，使他认为犹太人应有自己的民族之家；而在这以前，我们没有听说过这种犹太复国主义。如同我在前面已提到的，他们曾一度想去乌干达。但我无须再次详谈有关的全部历史情况。这都是查有案可查的。

107. 而我们的同行特科阿先生竟轻率地说约旦人褻渎了圣地。他提到了贫民窟和厕所的问题。我不知道当犹太复国主义者到那里去的时候，是否带着氯气或其他消毒剂。一九二五年我到过耶路撒冷旧城。它是一座古老的城市，象其他古城一样清洁。我在那里没有闻到任何污浊的气味。

108. 在纽约或其他西方城市，当犹太会堂的墙上贴上了侮辱性的纸条或涂写了一些反犹太教的粗鲁的语句时，就会有人大喊大叫，整个世界就会轰动起来：瞧！这就是反犹太主义。但是当约旦的一个神圣的清真寺出于所谓的市政建设的需要被侵占时，阿拉伯人似乎无法唤起世界舆论，因为新闻工具掌握在犹太复国主义者手里。我必须说，当一个礼拜场所被褻渎了，不管是犹太会堂、基督教堂或清真寺，我们都

感到难过。我相信，特科阿先生肯定熟悉《新约全书》，尽管他不信它。我引用其中的一句话：“只见兄弟眼中有小刺，不见自己眼中有大梁。”这是人之常情。这句话并不仅仅适用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有时也适用于阿拉伯人。但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它适用于耶路撒冷正在发生的事情。

109. 对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来说，耶路撒冷是神圣的。让我们忘记它是巴勒斯坦的一部分吧。耶路撒冷对三大一神教来说是一座圣城。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者要把它作为自己的首都呢？如果我们按照民主程序，基督徒应该统治这座圣城，因为基督徒在三大一神教中占大多数。然而，大部分基督徒已世俗化了。同样，多数住在新世界的犹太人以及多数住在欧洲的犹太人也世俗化了。他们已经被同化了。至于那些没有被同化的，宗教问题对他们来说，只是由自己的良心决定的东西。他们不把它当作一回事。在法国，我有许多犹太朋友。人们都不知道他们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这有什么区别呢？他们都是善良的法国人。既然伊斯兰教的第一个基勃勒殿堂——为了供诸位参考，我介绍一下基勃勒，它是穆斯林祈祷时面对的方向——不是麦加或麦地那，而是耶路撒冷（我这里暂且不提以后伊斯兰教在宗教上或精神上与耶路撒冷的关系），那么，说耶路撒冷应该是犹太教的首都，到底是用什么是非标准来衡量的呢？

110. 我愿担保，在以色列问题成为举世瞩目的问题之前，至多不过三、四百万犹太人认为应当回耶路撒冷。犹太人变成了各国的公民。为什么打着犹太复国主义旗号的两、三百万犹太人认为自己可以对耶路撒冷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呢？为什么？是因为十字军时期以后，基督徒和耶路撒冷断绝了关系了吗？好吧，那是他们的事。如果基督徒和耶路撒冷断绝了关系，并不再对此城有主权要求，穆斯林可并没有那样干——而他们有六亿人。让向诸位先生发指示的各国政府认真考虑这个事实吧：沉睡的伊斯兰巨人迟早会被唤醒的。我希望，它被唤醒的时候不会受到损害，因为穆斯林和犹太人中间的无辜人民都同样要遭殃。

111. 让我们冷静地、公正地、客观地，而不是出于某种政治上的安排，来谈论这个问题吧。特科阿先生谈到歧视问题。我记得有一本很好的书，他可能

买了这本书。我把这本书推荐给诸位。我祝贺该书作者成功，并希望，他的出版者不要赚更多的钱了。作者是一位犹太人——一位非常客观的犹太人，名字叫巴尼特·利特维诺夫，是位英国籍的俄国人。不过我认为，他是没有国家偏见的。我是最先阅读他的书的读者之一，书名是《奇特的人民》³，指的是犹太人。巴尼特·利特维诺夫是个很正直的作者。我想大量地引用他的话。特科阿先生谈到歧视问题。请听利特维诺夫先生的话：

“事实上，以色列的东方犹太人构成了比阿拉伯人更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他们也伤心地发现，平等作为一种经常宣传的理论无须保证其实现。”此段引自275页。

下面引用利特维诺夫先生的另一段话：

“东方祖籍的公民”——利特维诺夫并没有说他们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认为他们受到歧视，因为最好的工作、有权有势的关键性职位、好的住宅区和最肥沃的土地都在欧洲人手里。”——歧视。

112. 阿拉伯犹太人过去与我们生活在一起时，他们有银行，有楼房，与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的邻居就是犹太人。我们没有说他们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我们那个地方对谁也不歧视。如果有一个对别人能忍让的民族，那么，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就是忍让的，因为我们认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同信一个神。犹太人也是人，正如在非犹太人中有好人一样，在犹太人中也有好人；也正如在非犹太人中有坏人一样，在犹太人中也有坏人。但是，犹太人的一些宗教领袖坚持要组成一个排他的社会，公然声称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并扬言他们决不同化于其他民族，或者即使被同化了，他们也不应与归化国、甚至是出生国的人民完全混同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怎能不对他们另眼相看呢？

113. 犹太法典上明确地写着：由犹太女人和未受割礼的非犹太男人所生的小孩可以被认为是犹太人——你们看，他们忘了穆斯林也受割礼的，他们不把穆斯林考虑在内。我重复一遍：由犹太女人和未受

³ 纽约，韦登费尔德和尼科尔森书店，一九六九年出版。

割礼的非犹太男人所生的小孩就可以被认为是犹太人；而与此情况相反的父母，他们生下的小孩就不被认为是犹太人。还有比这更明显的歧视——更明显的排他性吗？但是现在许多犹太人不相信所有那些过了时的传统了。我们自己也有过了时的传统。年青的一代正在摆脱它们。要记住，犹太法典是由两千名学者和拉比们在九个世纪中写成的。所以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仅引用圣经，而且还实用主义地引用犹太法典。他们比我更世俗化。在我的私生活中，我是信教的，但当我坐在这儿非常公正而客观地谈论问题的时候，我是世俗化的。

114. 但是让我们探讨一下为什么这些麻烦事至今仍然纠缠着我们——巴勒斯坦问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想对在座的同行，特别是按字母次序挨着坐的三位同行：美国、联合王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坦率地说几句。我刚好出席了一九四七年在成功湖召开的会议，会上表决了巴勒斯坦的分治问题。美国和它的西方盟国曾一度认为，在未找到一个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切实可行的办法之前，将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置于美英法联合托管之下，会解除阿拉伯人的恐惧和减轻犹太人的疑虑。但是在成功湖会议期间，人们纷纷私下议论，如果巴勒斯坦成为“托管地”，就无法阻止苏联提出共同托管的要求。这时西方盟国将这一可能发生的事视为一场大灾难——这是在冷战初期——因为俄国人将因此插足中东。共产主义当时在西方国家中是一个政治禁语，对西方人在国外的利益来说，共产主义比瘟疫还坏。美国代表参议员奥斯汀——我和他有私人交往——曾轻率地提出一项联合托管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的临时解决办法。实际上这只是为耶路撒冷作的一项特殊安排。但是由于担心这种解决办法可能导致一场血腥的冲突，参议员奥斯汀遵照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先生的秘密指示，撤回了原先的临时解决办法。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对白宫的压力之下，又重新提出了分治计划。诸位可以阅读杜鲁门先生的回忆录，我就不必引证原文了。

115. 参议员奥斯汀宣布分治计划为最好的解决办法之后，葛罗米柯先生并没有被这位来自新罕布什州古老群山的参议员的这一着所难倒。这位参议员除了执行杜鲁门先生——我想杜鲁门先生以前是美国中

西部，大概是密苏里州的参议员吧——的紧急指示外，别无选择。这是违背了国务院中东问题专家们的有见识的建设的。使我们出席成功湖会议的所有代表感到意外的是，——我已经说过，当时我出席了那次会议——当这个分治计划提交大会表决时，葛罗米柯先生居然默认了。出席本次安理会会议的先生们当时都没有在场。我想，本奇先生当时是在场的。我也在场，我能告诉你们当时发生的事。西方大国共谋把苏联排除在中东之外，其办法是拒绝除了建立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以外的其他一切解决办法。葛罗米柯先生面带神秘的微笑，接受了他们的主张，而对于西方领导人想排斥俄国在中东的利益的天真想法，他大概在暗自咯咯发笑。十年后，我又出席了联合国会议，我们的秘书长也出席了。诸位代表中至少有一些代表在一九五六年也出席了会议。我不是在照本宣科，而是在引证事实。十年后赫鲁晓夫先生支持阿拉伯的申诉，在联合国大会上明确地发出了他的有名的威胁，说要毁灭那些勾结以色列侵略埃及的国家。要不是杜勒斯先生在当时采取了明智的政策，世界恐怕已经由于某种错误估计而毁灭了，我们也就不会在这里开会了。

116. 葛罗米柯先生已经证明他是国际强权政治这盘棋的胜利者。杜鲁门先生和其他一些人曾想当着苏联的面把门砰然关上，但这扇门却从它的转轴上脱落下来了。现在，人们不必用显微镜去寻找出现在中东各地的苏联人了。苏联的军舰出现在东地中海、红海和波斯湾。据说，已经有一些俄国水兵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汇合处——夏台阿拉伯河上尽情航行。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里，苏联的军事、经济和技术援助已经超过了西方。但是事情还不止这些。西方在中东的北部防线已经崩溃。苏联和它南面的中东邻邦发展了友好关系。而所有这些国家恰恰又是和他们的阿拉伯穆斯林邻邦有着兄弟般关系的穆斯林国家。俄国人不必再做任何所谓的跳跃动作来越过这条北部防线了。他们来到了中东。他们在中东悠悠哉哉地散步。现在他们正在阿拉伯周围的水域里航行。要是葛罗米柯先生熟悉罗勃特·布朗宁先生的名诗“拉比·本·埃兹拉”的话，他一定会兴高采烈地吟咏：“请君和我共到老，最好的时光尚未到。”

117. 某些西方政府至今仍然满不在乎地支持这

个位于我们之中的、人工炮制的国家，它是一切麻烦的根源。他们听任自己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压力的摆弄。我敢肯定，这些西方大国为了给以色列点支烟，会不惜看到整个阿拉伯世界被大火所焚毁。杜鲁门先生和他的盟友曾企图把俄国人排斥在中东之外。葛罗米柯先生不再象他在成功湖会议上那样神秘地笑了。在那次会议上，俄国人用投票赞成分治巴勒斯坦的办法取得了胜利。这些天，他至少一定在独自纵情大笑，如果不是当众纵情大笑的话。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然而，中东的局势并不是一件好笑的事情。谁知道呢？形势可能恶化，可能点燃焚毁整个世界的火星。那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就会象狂怒的、瞎了眼睛的参孙那样毁灭人类——参孙其人是在圣经上的非利士人的国土上发迹并毁灭的。巴勒斯坦这个词即源出于非利士人。这决不是一件好笑的事。我们坐在这里宣读声明，并接受本国政府的指示，但是中东形势事关重大。那里的力量对比不是很稳定的。有了今天这样致命的武器，天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那时将不会有犹太人或非犹太人幸存下来哭泣了。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不可等闲视之。四大国举行会议，其中的一位代表是熟悉我们这块地区的。他就是卡拉登勋爵。其他代表则是通过道听途说和专家的报告才了解情况的。但是，这儿有个来自该地区的人，在过去的四十九年中一直是很了解这些问题的，他一直对你们讲问题的危险性，而你们却认为他讲的话不值得认真考虑。

118.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并不行使权力。但是，如果那些行使权力的人不注意历史的教训，他们就会摔跤，而且摔得很重。要是耶路撒冷这个和平之城竟然点燃了那焚毁世界的火星，这将是多么大的讽刺啊！为什么呢？因为中东是三大洲的枢纽，是西方通向整个亚洲的门户。好象在亚洲东大门——一度在朝鲜，目前在越南——所发生的事件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警觉似的。如果巨人般的亚洲，亚洲人民，那沉睡着的巨人意识到在过去整整几个世纪中她一直受西方人的虐待的话，谁知道后果将会是怎样呢？

119. 以色列国这个由少数东欧和中欧领导人炮制的小小的国家，一个阿拉伯人不仅与它在争吵，而且与它处于永无休止的冲突之中的欧洲国家——这种

冲突局面是可悲的，因为这造成人的死亡，而且往往是无辜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死亡——不仅能在阿拉伯中东，而且能在整个世界作威作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仍不打算照本宣读历史资料。我将给诸位引证一些事实，因为我在联合国跟这个问题已经打了二十三年的交道了。

12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美苏两个世界大国。我们被卷入这两个巨人的强权政治的角逐之中。我们再回顾一下，在英国把巴勒斯坦问题抛给联合国之后，杜鲁门先生的所作所为吧。杜鲁门先生是靠美国犹太人的选票来赢得一九四八年大选的胜利的。怪不得他除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需要美国财政援助的外国政府施加压力外，还是在韦茨曼先生宣布以色列独立前承认以色列的第一个国家元首。但尤其重要的是，在他执政的四年中——我指的是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二年这四年，因为一九四五年罗斯福先生逝世后杜鲁门就接任总统——当以色列的人口还不超过一百万的时候，杜鲁门先生从所谓的四点计划和其他经济计划中拨给以色列的援助款目即相当于美国给埃及、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五个阿拉伯国家的援款的总和，尽管这五个阿拉伯国家的人口总数相当于这个人工炮制的犹太国的人口四十五倍以上。

121. 但事情还不止这些。以色列在财政上还得到十五亿美元以上补助金的援助——这是保守的估计。提供这些补助金的就是美国犹太人联合呼吁会。美国出现了这样的收支逆差，有什么可奇怪呢？纳税人辛辛苦苦挣得的钱被慷慨地分配掉了，以使巴勒斯坦人（我指的是巴勒斯坦的土著人民）的家园继续被剥夺。美国犹太人联合呼吁会通过向以色列输出千百万美元，仁慈地使美元贬值，而美国政府却不断地努力采取严格的措施来改善它的收支平衡。就在去年，约翰逊先生的政府郑重其事地考虑对出国旅行加以限制以控制美元无情地外流。他们规劝美国人民去发现他们本国的美——我指的是风景和自然的美——来帮助解决本国的收支平衡。英国人出于爱国之心正是这样做的。每一个出国旅行的人所带的钱不得超过五十英镑。一位我认识达四十年之久的老太太因病要去卢加诺。她是英国公民，八十多岁了。她要求兑换更多的瑞士法郎以便继续在那里治疗。在她的要求得到伦

敦主管旅游事业部门的同意之前，她问我能否借给她几个英镑。

122. 但是，美国的犹太人机构在这几年复一年地做些什么呢？他们输出千百万美元，更加削弱了一度是强有力的美元的购买力。美元不再那么强有力了。一九三九年，我花四分之一美元就能买到的东西，今天要花一美元。官方挥霍地向以色列提供的援助不断地压在美国纳税人身上。而且，由于给予以色列非常慷慨的，源源不绝的捐款，这些纳税人手里的美元正受到无情的侵蚀。这一切使局面变得如此难以控制，以致美国的银行为了从国外收回美元，正在以很高的利率——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一点五，一星期前最新的行情是百分之十一点五——在国外借贷欧洲美元。这些美元一直在很快地外流，尤其是为了在中东维持篡夺国以色列的偿付能力。谁蒙受损失呢？是被剥夺了自决权的巴勒斯坦的土著人民。某些国家因为把数十亿美元浪费在登上月球和探索太阳系的其他行星上面而遭到指责。不过，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做，那是他们自己的事，这种花费尽管是极大的，也还可以认为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权力以内的事。但是，就是这些国家，当他们炫耀地把大量的金钱供给至今仍骑在阿拉伯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以色列使用时，我认为，我可以这样说，这个问题就不再属于这些国家的内政范围了。谁帮助了侵略者或篡夺者，谁就应该同样地负责。

123. 这个侵略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可以说，它是一种因果恶性循环，或者说是作用与反作用的无穷的连锁反应。但是，如果探究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源，就会发现，在巴勒斯坦侵略的原因来自外界，也就是说，来自东欧和中欧犹太化了的卡查人和阿希肯纳兹人——都是欧洲人——他们受到了整个基督教界，特别是西欧、美国和新世界其他地区的基督教界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支持。因此，纠纷的主要原因，不，纠纷的全部原因，最初是来自欧洲。

124. 你们现在看到了犹太复国主义和十字军的相似之处了吧？两者都是欧洲人的运动。在犹太复国主义旗帜下的巴勒斯坦就是这场悲剧的根源。这些欧洲人是阿希肯纳兹人，而不是赛法拉德人。赛法拉德人是我们的自己人，他们是犹太人，但是他们是我们的

的自己人。你，特科阿先生，你们这些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是阿希肯纳兹人。欧洲的阿希肯纳兹人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下侵入了巴勒斯坦，就象好多世纪以前，成群的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从海上和陆地上涌入巴勒斯坦一样，他们大部分来自西欧。他们这样做，我必须再说一遍，据说是为了从异教徒手里夺取圣墓。这些异教徒就是巴勒斯坦土著人，其中有许多原先也是犹太人。那些异教徒把耶稣当做他们最尊敬的先知之一。

125. 这一切碰巧发生在美洲还属于印第安人的时候。我讲的是十字军的时期。而印第安人现在又在哪儿呢？大部分在保留地里面。美国前任总统约翰逊先生在离任前曾呼吁美国人民为改善印第安人的处境而慷慨捐献，因为印第安人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白人。其他一些官方和非官方的呼声也要求改善我们的东道国——美国黑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所有这些呼声是应该的，是值得我们赞扬的。但是，就在为印第安人和美国黑人发出这些热情的大声疾呼的同时，数亿美元有条不紊地从新世界流入以欺骗手段强加于巴勒斯坦土著人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国家。这对于威尔逊先生在一九一九年凡尔赛会议上陈述的自决原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注释。这对于在一九四五年神圣地载入联合国宪章里的自决原则又是一个多么可悲的注释。

126. 在一九一九年，巴勒斯坦土著人占这块土地上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而我们的同行特科阿先生在这里又说了些什么呢？他说什么阿拉伯人“歧视”犹太人。占百分之九十四的巴勒斯坦土著人被赶出，其中大多数是从自己的家里被赶出去的。难道这不是歧视吗？现在，我们在哪里能找到那些被剥夺了家园的巴勒斯坦土著人呢？他们沦为难民拥挤在难民营里，靠少得可怜的每人每天六、七分钱的配给过日子。我认为，印第安人在保留地里可能还过得好些。在这里，每年有三千美元收入的人被认为是穷的。但是，对阿拉伯人来说，每天六、七分钱就足够了。这种可悲局面饶有讽刺意味的是：养活那些难民的大部分费用是美籍欧洲人和西欧人捐助的。他们被拘禁在悲惨的难民营中，因而，长期处在患幽闭恐怖症的精神状态之中。

127. 为什么他们不去与其他阿拉伯兄弟合并在一起呢？为什么德国不占领奥地利？从人种学来说，他们是一样的。他们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奥地利人不想被同化。在实行德奥合并期间，德国人曾企图同化他们。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黎巴嫩人、埃及人、伊拉克人一样有自己的个性。这是他们自己的土地。我们无权叫他们去和阿拉伯兄弟生活在一起。新半球的某些国家，譬如，加拿大，为什么不说加拿大和美国应该联合呢？加拿大人就是加拿大人。尽管他们大多数人就象美国大多数人一样，都讲英语，都来自欧洲。主席先生，在你们的地区，举个例子来说，为什么洪都拉斯不能对萨尔瓦多说，或者哥斯达黎加不能对另一国说，“来，让我们合并在一起，去掉我们的国家特点吧”？要是有一天会这样，那倒是理想的。那时我们会团结在一起了。但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阶段。为什么你们要巴勒斯坦人去和阿拉伯国家合并呢？仅仅是为了给那些来剥削这块土地的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让块地方吗？这种论点合乎什么逻辑啊？是谁出钱支持以色列进行那种犹太复国主义者视为光荣，而巴勒斯坦人视为背信弃义的冒险呢？实际上，是谁在出钱支持这种冒险，或不如说是灾难呢？因为，说实在的，问题不在于这种冒险是光荣的还是背信弃义的，而是谁在负担费用呢？是欧洲和美国的纳税人。尽管按照世界上的生活水平来衡量，他们被认为是富裕的，但他们却负债累累，并且经常生活在忧虑和紧张之中。这种情况已经如此严重，以致今天西方世界成千上万的人希望靠服用易上瘾的镇静剂来逃避困境。这种镇静剂不是通过医生处方得来，就是从毒品贩子那里买来的。

128. 别干涉我们：我们正在中东发展我们自己的传统和风俗。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硬要从西方或从美国或世界任何地方闯进来呢？谁为中东所有这些纠纷付出代价？还是中东的人民。他们为了把外来的犹太复国主义成分从他们中间驱逐出去而在遭受苦难，就象好几百年前他们力图消灭欧洲强盗而遭受苦难一样。消灭欧洲强盗，不一定要杀死他们，而是同化那些没有回国的残余分子。十字军的许多残余分子都被阿拉伯化了。他们甚至连本国语言都忘了。

129. 我们不必在第六委员会里给侵略下定义，

就能看清楚是谁应对以耶路撒冷为焦点的中东纠纷负责。我们在寻求和平解决中东问题时，不必去细究因果关系或进行蒙昧主义的争论。原因很简单，就是欧洲犹太复国主义成分侵入中东国家和社会。其结果，则是对这个原因产生的强烈反应。那些十字军成员怎么样了呢？正如我前面所说的，他们被历史风暴卷走了。如果以色列坚持侵略耶路撒冷和别的地方的话，毫无疑问它作为一个国家也将在今后的动乱中被飓风所毁掉。很多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将死在这场浩劫之中。但是，如果不是一场消灭一切的战斗，那么巴勒斯坦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在共同的旗帜下兄弟般地生活在一起。这面共同旗帜不是以色列的，而是人道主义的——如果他们因为巴勒斯坦与“非利士”这个词有联系而不喜欢“巴勒斯坦”这个名字的话——人道主义是唯一的真正的“主义”。所有别的“主义”都是值得怀疑的。在今天，世界只能有一种“主义”，即人道主义。甚至爱国主义现在也被认为是恶棍的庇护所。人道主义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130. 对那些给我写过信的犹太人，而不是对我的犹太朋友，我有几句话要说。我已在办公室收到了他们写给我的很多信。我想请他们注意一件事，以免有一天他们会在一个可能突然变得狂暴的社会里成为替罪羊——这倒不是由于犹太人，而是由于紧张关系和贪婪以及各国为经济利益而争夺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把千百万人象羊群一样赶进屠宰场。在一九〇三年，当时联合王国正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愁——我这里讲的是一九〇三年，不是一九一七年。当时联合王国的首相就是贝尔福，他任命了一个皇家外侨委员会后在国会上说：“很容易设想一种情况，就是说，假如有这么一大批人，”——我附带插一句，那时在英国四千二百万人口中，犹太人占二十五万——“这些人不管他们怎样爱国，怎样能干，怎样勤劳，也不管他们怎样投身到国家生活中去，但是，他们的行动使自己仍然是一个独居的民族。他们不仅信奉与本国大多数人不同的宗教，而且只在本民族内通婚。这种情况是不会对文明、对我国有利的。”那是一九〇三年的一个问题。

131. 十四年以后，贝尔福宣布了他在巴勒斯坦

给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的计划。这难道不是意味深长的吗？有时候我很想知道，一九〇三年的贝尔福与一九一七年的贝尔福是不是同一个人。卡拉登勋爵，我是从英国档案里了解到这一点的。贝尔福可能是要清除那些犹太人，我不能肯定。然而如果你再回头想想这种情况，贝尔福与罗斯伯里一家是有亲戚关系的，而且我认为罗斯伯里兄弟是贝尔福的父辈，其中一人娶了一个犹太女人。但我认为，他终究还是英国人而不是犹太人吧。

132. 我说过，我要大量引用利特维诺夫先生书中的话，以便使会外的我的犹太朋友认识到，也使那些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联合国可以胜诉的人认识到，他们应当深思，并向自己的政府报告说，这个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利特维诺夫先生说：“犹太人整个来说是一个奇特的人民。再生的以色列国从很多方面来说是一个奇特的国家。”然后他说：“犹太复国主义只不过是十九世纪为解决犹太人问题而提出的许多解决办法之一，尽管它是一个最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阿拉伯人造成这个问题的吗？是欧洲人造成的。难道要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中东人付出代价吗？

133. 但是，利特维诺夫接着说：

“大多数人，”——指犹太人——“宁愿被同化或者侨居国外，而不愿意要已建立起来的国家或者国内的社会革命，以此作为使犹太人在世界上享有平等地位的办法。他们的推理部分是根据逻辑，部分是出于本能。他们希望摆脱宗教的控制，不受它的禁锢，因为这些犹太人当时正在使他们的社会世俗化。犹太人在特开区集居的一个特点就是犹太人自己恨自己。”

没有人恨他们；看来有时是他们自己恨自己。利特维诺夫继续说：

“犹太人同族通婚，闭塞在狭隘的区域内，服装、举止、语言都不同于他们的邻居。这样经过几个世纪之后，难道不是已经到了他们停止闭关自守去与世界人民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了吗？”

犹太人无论到那里都是感到很幸福的，因为在德雷弗斯案件以后，在他们受到了许多歧视以后，在欧洲制

定了许多法律，从而甚至给了他们某些特权，好象要把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在欧洲遭歧视的罪过洗刷掉似的。

134. 很抱歉，占用了安理会这么多时间。但我是想给安理会的诸位代表说明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如何进行活动并且取得他们对全世界的那种影响的。我将引用自由主义的犹太作家们的话。象我说过的那样，我还不得不依靠最近出版的关于犹太人的那本书——利特维诺夫的书。

利特维诺夫说：“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帮助以色列，而又丝毫不放弃以色列无权干预美国犹太人事务的观点。”

我认识的许多犹太人由于犹太复国主义向他们施加压力感到为难。

“布劳斯坦是一九四八年支持杜鲁门竞选总统的少数几个美国大富翁之一，尽管派他去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代表的是艾森豪威尔。象勃奈布里斯（即犹太人兄弟会）一样，这个委员会”——指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在成立初期曾强烈地认为，种族压迫是犹太人的问题。”

我认识布劳斯坦先生本人。他和我在同一个委员会——第三委员会。当他就在他参加的那个委员会为自己的国家——美国效劳的时候，他是一个举止温和，而又沉默寡言的人。我听说，他是东道国最有钱的人之一。这就说明了，他为什么很少说话。他有财富为他说话。金钱比语言更有力量。难怪法国有句话说：“金钱万能”。但是，我应该说，布劳斯坦先生并没有因为他的财产而自我“欣赏”。他还爱好艺术。不过，我认为他捐赠放在联合国前面的那座斜眼睛的雕像是一个过失。我的好朋友本奇先生曾对我讲，有人在施加压力，硬要人们承认那个雕像是一件伟大的艺术品。我不懂那座斜眼睛的雕像。也许我守旧了。布劳斯坦先生捐赠了那座雕像。

135. 利特维诺夫又说：

“美国的犹太人也是这样。地下的嬉皮士出版社的年轻的豪侠们，在他们的刊物中，拚命塞进了LSD（一种麻醉药）和色情的东西，同时又

到处号召革命。”——这是一方面——“而那些坚决支持美国国务院式的美国主义的人，却摇晃着他们的旗帜，朝着各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又挥舞他们的拳头。”

这些犹太人的不同派别，尽管他们相互之间会打得你死我活，但是在为以色列的侵略辩护时，他们全都团结起来了。当然，我们阿拉伯人也是如此；尽管在我们内部也可能会吵得不可开交，但是在对付侵略者时——这里侵略者恰恰就是以色列——我们也是团结一致的。这是人之常情。我在给你们说明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世界上有这样大的影响。利特维诺夫又说：

“各种现有的宣传机器大叫大嚷起来，想让人感到，谁向犹太人联合呼吁会捐款，谁就是一个更好的美国人，又是一个更好的犹太人。以色列公民，自内阁部长以下，纷纷被接来美国作巡回演说。在重要的集会上，还有殷勤的参议员同他们配对演讲。这些参议员的讲演费每次达一千元。”

我认为这并不算多；曾经有人给我二千美元让我讲演，但我拒绝了。大家都会知道，那些参议员只要——这是我的看法——炫耀一下身分，吃吃喝喝，再宣读一下代笔者为他写好的讲演稿就行了。而这个代笔者很可能就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美国，一个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西方国家，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讲的是现在，不仅仅是一九四七年。

136. 让我们看看英国一直在干什么。英国籍的利特维诺夫先生说：

“一九六八年下院里的犹太人代表，包括三十八名工党议员和二名保守党议员。这比天主教徒的代表多九名，而在英国天主教的人数是犹太人的十四倍。”

他们对一个西方国家——联合王国——的政府有这么大的影响，这有什么奇怪呢？但是，这就是这一切的最终的结果。在第161页，利特维诺夫说：“英国的犹太人之所以不愿意到以色列去居住，一般说来是由于他们在目前居住的地方感到幸福。”这些人是一些善良的犹太人。我想，他们当中有些人除了经营百货公司

和联号商店，如马克和斯彭斯这些人一样，以及经营专营的金条买卖和金融业务因而发财致富以外，还可以吃不合于犹太戒律的火腿鸡蛋做的早饭，而不受监视。祝他们成功！干吗不？他们精通本行。但是，这些人居住在联合王国，并没在世界上我们这个地区侵扰我们。

137. 现在我要跃过海峡讲到法国了。利特维诺夫先生说：“法国的政客们已令人惊讶地开始追求犹太人的选票了。”当然这是发生在戴高乐将军下台以后。但我为什么总是引用利特维诺夫先生的话呢？为什么不引用很值得尊重的世界报呢？世界报报道说，一个要为越南募捐二百万美元的委员会在六个月内才募集到了二十五万美元刚多一点，并认为这已是一件成功的事了。然而“支持以色列犹太团结基金会”仅在三天内，筹款数目就超过了二百万美元。最成功的一次争取越南和平大会，筹备了六个月，才从法国各地召集了三千名代表。但是，五月三十一日的一次支持以色列的集会，尽管是在二十四小时前才临时准备的，却有大约三万人聚集在以色列驻法国大使馆前面。当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你们这些国家里有这样大的影响的时候，我们阿拉伯人怎么能指望你们会为巴勒斯坦人主持公道呢？我们是在这里浪费时间。

138. 现在我来谈谈俄国人和苏联。我将从沙皇时代的俄国谈起。我们又要谈到利特维诺夫先生了。恰巧我在欧洲认识原来的利特维诺夫先生，一位外交部长。他是一位伟大的外交部长，而且很凑巧，是个犹太人。我不知道他是否信仰犹太教。他是苏联的一位伟大的外交部长。我现在引用的是利特维诺夫——即，英国的利特维诺夫的话，而不是那个外交部长的话。他说：

“那些最初是秘密地，而后是公开地为推翻沙皇而奋斗的力量发现犹太人大批地涌入他们的行列。共产党的有些支部整个都是由讲意第绪语的耶维克茨亚人所组成的。”

这段话引自第72页。在第74页上，利特维诺夫先生接着告诉我们：

“如果说犹太人基本上支持这次革命的话，他们却并非总是彻底的列宁主义者。他们中间有

些人……认为一九一八年三月的布列斯特条约是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投降。他们想要恢复对德战争。当他们的刺杀列宁时，正是一个名叫多拉·卡普兰的犹太女人，自告奋勇去开这一枪。列宁受了伤，此后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139. 一九二四年时，如果美国没有拒绝欧洲移民入境那就好了。这样，很多认为自己受压迫的犹太人那时就能够到美国来。我记得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巴西、阿根廷和很多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拒绝意大利移民入境，因而产生了墨索里尼。他们在这个洲给意大利移民吃了闭门羹，然后就帮助他们开拓殖民地。美国在一九二四年给犹太人吃了闭门羹，一九四七年又支持他们把巴勒斯坦殖民地化。甚至斯大林也要那些集中在列宁格勒、莫斯科和敖德萨的大批犹太人远离这些有影响的中心城市。这就说明了他为什么要着手建立一个比罗-比詹犹太共和国。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二十世纪初期发起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以后。我们现在却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不仅巴勒斯坦人，整个阿拉伯东方都陷于动乱之中。就是整个中东也会遭殃。这很重要，因为说明了我们的信奉犹太教的美国朋友是如何看待以色列这个试验的。利特维诺夫先生又说：

“在成千上万到过以色列的美国犹太人，愿意在那里定居的为数很少。但是一个以色列人到了美国，无论是去工作，或去旅行，或去留学，甚至也许是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使者去的，那么他是否会回去，就很难说了。”

很多犹太人认为，美国才是上帝许给他们的地方，而不是圣经上所说的那个地方。上帝许给的地方是美国，而不是耶路撒冷，不是巴勒斯坦。美籍犹太人为什么要回来呢？因为他们在这里生活得好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一个欧洲的运动。它与十字军运动没有多大的不同。但我认为，它是一个时代的错误。

140. 苏联因为给几个阿拉伯国家提供武器而正受到指责。假如在阿拉伯国家中间没有一个以色列国，他们本来是不需要任何武器的。让我们看一看，这场军备竞赛是如何进行的吧。我正就这个问题作准备，以便在明年秋天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上研究裁军问题。这些都是些题外话。但这里有一些事实是

应该引起重视的。我们获悉，英国出售给以色列二百五十辆百人队长式坦克，以色列海军所有舰艇都是从英国购买的。直到一九六七年，法国银行家埃德蒙·德·罗特希尔德还给以色列提供从法国购买的武器，或者为它筹措资金，从法国购买武器。这场军备竞赛最终将把整个中东投入战火之中，这话需要象戴高乐这样一个有勇气的人才敢说。现在我又从报纸上看到，法国正考虑再次给以色列提供武器。在一九五六年侵埃战争中以色列使用了从瑞典这个非常中立的西方国家买来的二十五架 P-51 型野马式战斗机。从一九六五年二月至一九六六年二月美国在标榜中立的同时，秘密向以色列出售武器。事情还不止这些。一九六〇年已故的阿登纳总理秘密会晤了本·古里安先生，当时我们阿拉伯人同德国处于和平状态；但是，从那时起，西德一直通过后门向以色列出售美国武器。“在这件事上我们将持中立态度”，德国人向我们保证说，但他们却秘密地与以色列接触，并且作了后门交易。西方世界就是这样。德国人出售的武器竟达八千万美元，其中包括二百辆坦克。所有这些，我再说一遍，都是秘密进行的，并且是在这个东道国政府的怂恿下干的。

141. 你们要我再摆出那些事实的来源吗？此刻这样做，已经太晚了。我没有特务。有些对此厌烦了的美国人使我们得到了某些文件。就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在英国保存档案的钱塞里巷研究贝尔福宣言时，某些英国朋友使我们得到有关的文件一样。有些文件我没有得到，因为当时那些文件还没有过五十年的期限。我巴鲁迪不是在瞎说，我熟悉这个问题已有半个世纪了。

142. 我从不认为德国人是伪善的，因为他们甚至在希特勒面前也往往是很直率的。德国人如果喜欢一个人，他们就对他说，他们喜欢他；他们如果不喜欢这个人，他们甚至会对他：“我们恨你。”然而，他们从其他西方国家那里学会了如何把对以色列的那种帮助说成是正当的、合理的。德国人把对以色列的援助，即秘密地卖给它武器，标榜为道义上的责任，而他们的工业家曾经常到我们这里来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侵入到你们中间，对这种侵入，我们多么同情你们呀”。我们还能相信谁呢？

143. 我认为我内心对犹太人没有什么仇怨；就这点来说，我对以色列人也没有任何敌意或仇怨，因为他们毕竟是人嘛。但是，当有人侵略别人时，被侵略者就应自卫，这是生活的法则。现在以色列人不仅陶醉于它的赫赫战果，而且陶醉于它在国内取得的技术成就——因为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毕竟是从别的地区到我们这里来的。

144. 但是我们在安理会将做些什么呢？我们再通过一项决议吗？我们将进行更长时间的审议吗？我已引用了所罗门的格言。当空谈招致贫困，需要行动时，我们还将继续谈下去吗？大国是否准备着手处理这件事，并使之得到公正的解决呢？在联合国时代里，我们已经对远东发生的事情作了好几年的伪证人了，好象亚洲的那部分是在联合国之外似的。现在，我们是否再当伪证人呢？我们将代表各自的政府出席鸡尾酒会，吃吃喝喝，干这种闲差事吗？我们的外交使团是由一些有良心的人组成的，不幸的是，由于他们政府的严格指示，有时他们也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良心行事。

145. 我今天发了言，那是因为我感到我不仅对我所代表的政府有责任，而且对我低卑的职务为它工作的这个组织也有责任。没有人想杀死犹太人或以色列人。并且，我肯定，以色列的犹太人会在内心深处感到，如果他们还要杀害更多的阿拉伯人，他们是有罪的，因为他们以色列人是原来的入侵者。

146. 我们将做什么呢？还是我说过的那句话。我希望以色列领导人将恢复理智，并且认识到，他们不能以这种方式继续对抗。不是说对抗联合国——他们在联合国内的朋友太多了。他们对抗的，一方面，就巴勒斯坦而言，是一亿阿拉伯人；另一方面，就耶路撒冷而言，是六亿穆斯林。假如我是犹太人的话，我会更明智地做出我的判断。

147. 犹太复国主义者目前醉心于强权，听不进别人的劝告，特别是来自那个地区的人的劝告，这是很自然的。以色列领导人是欧洲人。首先，我知道许

多目前居住在以色列的犹太人是愿意看到事情以不同的方式解决的。他们很想忘记从外边输入中东的那种意识形态。尽管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可能来自欧洲，他们如果愿意那样选择的话，也可以和阿拉伯邻居，兄弟般地生活在一起。当然不一定要在巴勒斯坦的旗帜下，而是作为有宗教感情的人生活在一起。他们很想跟阿拉伯人生活在一起，在一个州里，或者在一个双民族的国家里，直到正在重订道德标准的这些高潮的日子里，也许那里会出现对这个问题的重新评价。这种重新评价不一定要脱离几种一神论宗教的背景，而是以赶得上世界上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方式进行。因为只有到那时，巴勒斯坦才会有和平；只有到那时，和平才能回到圣城耶路撒冷。否则，我就不能肯定圣城耶路撒冷不会被毁灭，就象以前它曾被别的欧洲人毁灭过那样。我指的是所罗门寺院被夷为平地那次。

148. **主席：**我的名单上已经没有人要发言了。现在我提议：如安理会同意就休会。

149. 然而，在休会前，我想再说几句。首先是解释一下。虽然我觉得这也许是不必要的，然而，我想还是把这点说清楚好。我之所以邀请沙特阿拉伯的代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和摩洛哥代表在本大厅内指定的席位就座，唯一的原因是，安理会议席上没有足够的座位让他们各位同时就座。这样做，我是遵照由安理会长期的习惯做法所形成的先例办事的。

150. 下面讲我本人的事。再过几小时，我荣幸地担任安理会主席的任期就要结束了。我想借此机会，对安理会诸位代表在我履行职责时给予我毫无保留的合作，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151. 继续审议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的下一安理会会议定于明天，即七月一日，星期二下午三时由七月份将担任主席的塞内加尔代表主持召开。

下午七时五十分散会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